

壹、前言

太魯閣國家公園位於臺灣東部花蓮縣，東臨太平洋，其西界略跨台中、南投二縣，至中央山脈主脊，全區由立霧溪及其南北支流貫穿，境內山高谷深，地形錯綜，而立霧溪中下游一帶，為石灰質地形，經過千萬年流水切蝕，成為舉世罕見的峽谷景觀。

目前出入太魯閣國家公園，僅憑中部橫貫公路，其中尤以太魯閣至天祥之間的燕子口、錐麓斷崖、九曲洞，吸引了無數中外遊客，每逢節日，道路為之堵塞難行。

其實，根據文獻，太魯閣地區原有的部落間交通要道極多，且呈交織狀，其中路況最完善的是日據時代大正三年(民國三年)為征伐太魯閣部落所修築的「合歡越嶺道」主線，標準路寬 1.5 公尺以上，而其後為柑制山胞所修築的各警備道路，標準路寬亦在 1 公尺以上。

當中部橫貫公路尚未完工以前，合歡越嶺道乃是探勘隊伍、工程補給以及各山胞部落間唯一的通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間，中部橫貫公路通車後，合歡越嶺道才逐漸荒廢。

將來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之後，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疏散眾多慕名而來的遊客，同時，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廣達九萬四千餘公頃，除了保育區外，其餘地區則應有適當的健行路線，以發揮國家公園的教育和學術研究功能。

要解決以上兩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把這些已荒沒的合歡越嶺古道主線及支線，重新整理出來，並就其景觀與利用價值作一客觀性的評估，以做為將來太魯閣國家公園規劃步道系統的參考。相信這些凝聚原住民智慧與血汗的古道，不但將成為戶外活動者最嚮往的健行路線，也將讓民眾有一些有別於中橫公路上的展望點，能夠以不同的角度，來欣賞太魯閣國家公園內各種幽深或壯闊的景觀。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自接下此計劃案後，即委由楊南郡主持探勘古道及研究其整修方案。在計劃執行期間，蒙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高雄市登山會、台北縣登山會、台灣大學登山社、中興大學登山社等二十餘位登山朋友協助實地踏查及資料收集整理，使此一計劃能在短短一年內，儘可能較週全地完成。雖然古道已荒廢三十年，榛莽叢生使勘查活動倍極辛苦，雖然花蓮地區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因天氣惡劣而使行程受阻，諸位登山友人仍不計代價前來襄助，使得前後二十餘次的勘查均順利完成，而最堪告慰的是大部分古道，在勘查後發現，依然有再利用的價值。在此計劃將完成之際，特向諸山友至萬分謝忱。

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古道，數量之多與函蓋範圍之廣，委實出人意表，唯限於計劃執行時間及經費，僅能完成合歡越嶺古道主線及其重要支線，掛一漏萬非不得已，尚祈各界不吝指正。

貳、調查範圍與方法

本計劃前期調查範圍，包括合歡越嶺古道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且不與中部橫貫公路重疊的部分，亦即從布洛灣(現中橫燕子口東側)至慈母橋段的「錐麓斷崖古道」，與自天祥至碧綠神木的「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並包括立霧溪北岸的大支流；瓦黑爾溪、陶塞溪、小瓦黑爾溪、荖西溪沿岸的步道與登南湖大山、中央尖山等登山路線的踏勘。

後期調查範圍，則偏重現有的其他車道的連接與利用，包括和平林道接蓮花池、和平林道接沙富溪林道、台電荖西溪施工道接蓮花池、台電文山吊橋接西卡拉汗、台電立霧溪施工道接古白楊、以及研海林道接綠水等步道，其中大部分為舊有步道的再利用，小部分則為新闢的步道。

調查的方式，除了參考日據時代的「太魯閣蕃征伐誌」、「警察時報」、「蕃社概況」、「台灣蕃地地形圖」、「台灣鐵路旅行案內」、「合歡越嶺」諸文獻，以及光復後的「花蓮縣誌」、「台灣省公路局東西橫貫公路踏勘與測量報告」等，以了解合歡越嶺古道當年開拓與利用於健行的盛況。並多次訪問現居住於卡拉寶、巴達岡、西拉岡、陶塞、古白楊、蓮花池、西卡拉汗與富世村的泰雅族老山胞及當年參與開拓東西橫貫公路的工程師，以印證及補足文獻所載不足之處。

有關現有之林道與台電施工道之資料，則蒙森林開發處與台電東部電力開發處提供詳細地圖與解說。

在文獻資料收集研判之後，所有認為值得探勘或可行的步道，均由計劃執行人員一一實地踏察，並做時間、距離、高度及景觀的描述，希望能提供具可信度的資料，以供太魯閣國家公園規劃步道系統之用。

以下為歷次較重要的踏查時間、路段及參加人員：

- (1)七十四年七月五日，勘查經台電立霧壩上至施工道路，沿此路至巴達岡。並踏查巴達岡溪上游景觀。參加者：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郭信裕、廖吉成、彭勝瑜、黃國盛。
- (2)七十四年七月廿七日，勘查錐麓大斷崖古道全程。參加者：楊南郡、王素娥、彭勝瑜、黃國盛、紀春興、顧坤惠、陳啟昱。
- (3)七十四年十月廿五日，路查由中橫回頭彎經瓦黑爾平台上中央尖山之登山路線，參加者：楊南郡、伍玉龍。
- (4)七十四年十一月九日，踏查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自碧綠神木至鶯橋段，後由洛韶支線上至豁然亭附近。參加者：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郭信裕、廖吉成、陳文煌、方榮賢、簡進清、吳澄寬、陳仲玉、黃文卿、簡燕青。
- (5)七十五年一月十八日，踏查由和平林道下至蓮花池路徑。參加者：楊南郡、彭勝瑜、黃朝漳、蔡玉珍。
- (6)七十五年三月八日，踏查阿唷至西拉岡古道。參加者：楊南郡、王素娥。
- (7)七十五年四月五日，踏查立霧溪台電施工道，由天祥沿合歡越嶺古道出發，涉瓦黑爾溪，接台電施工道。參加者：楊南郡、柯振陸、柯鄭麗妙。
- (8)七十五年四月七日，踏查合流 - - 海鼠山 - - 蓮花池古道。參加者：楊南郡、王素娥、胡炳南。

- (9)七十五年四月十九日，踏查古白楊下立霧溪接台電施工道。參加者：楊南郡、王素娥、賴光臨技正、李宗霖。
- (10)七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踏查自岳王亭上接研海林道路徑。參加者：楊南郡、王素娥。
- (11)七十五年六月七日，踏查神秘谷上大同大禮及古道兩旁鐘乳石洞之調查。參加者：楊南郡、王素娥。
- (12)七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佐久間山區一帶踏查。參加者：楊南郡、陳耀敏、林坤輝、楊棧雲。

除以上較具規模之踏查外，另有十多次試探性質之勘察。總之，報告內所描述之景觀、路線與路況，均以實地踏查為依據，再參考壹萬分之一地圖、聯勤五萬分之一地圖、台電施工道路圖、日據時代蕃地地圖及航照圖等，方始落筆。

參、合歡越嶺古道的沿革

就像台灣其他重要的越嶺古道，是利用山胞原有部落之交通道路拓寬整修而成。合歡越嶺古道的前身，也是立霧河流域泰雅族東賽德克群（SEDEQ）各部落間的聯繫要道。

昔日沿立霧溪主流及其各大支流兩岸，共有 97 個部落，約 1600 戶，這些部落分為內太魯閣蕃與外太魯閣蕃，部落間往來頻繁，且時因獵區爭奪而發生戰爭。部落交通路徑多而呈交織狀態。

- 大正 3 年（民國 3 年）因花蓮港支廳屢受騷擾，乃於 5 月 13 日，動員陸軍與武裝警察共一萬名，大舉征討太魯閣蕃。
- 日軍由埔里出發後於 5 月 21 日到達合歡山，此後分為兩隊，北隊經關原，南隊經屏風山南鞍下托博，均循山胞部落間通道而行，因載有火炮輜重，所經之處，路徑均拓寬為 1 米半以上。
- 此役日軍戰死 283 人，戰爭於同年 8 月 6 日結束，事後日軍留下三個中隊，駐紮於海鼠山，二年後才撤走，代之以警官駐在所，並繼續拓築警備道路。因此，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的舊道系統不但完備，且呈蛛網狀交織，加以區域內多為大理石地質，一般路況仍能保持良好。（註）
- 昭和九年（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台灣總督府因為合歡越嶺路具有山岳美、溪谷美、林相美、眺望美、斷崖美等諸多豪壯之景觀，特撥當時日圓三萬五千五百圓，作為重新整修合歡越嶺道的經費，使合歡越成為大 化的健行路線。
- 昭和十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合歡越嶺道全面整修完畢。此後十年到台灣光復之前，合歡越嶺道一直是熱門的健行路線。
- 二次大戰前，合歡古道成為熱門之健行路線，幾個較大的據點如卡拉寶、古白楊、他比多、巴達岡等處，均設有山莊旅館，沿途並且多處設有茶屋休息

站。

- 民國 45 年 7 月起開築之東西橫貫公路，大致均沿古道而建，僅餘(一)巴達岡起至荖西溪止之 16.公里舊道，暫稱「錐麓大斷崖古道」，(二)天祥以西至畢祿神木止約 32.7 公里舊道，暫稱「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
- 其餘重要古道如「合流 - - 海鼠山 - - 蓮花池」，「回頭彎 - - 山里社 - - 陶塞」，「回頭彎 - - 九梅橋 - - 蓮花池」等，目前部分因榮民拓墾而成為經常性步道，部分則自光復以來即掩沒於蔓草之中，將有待於日後的整修與規劃（註：荖西溪以東幾乎全為結晶石灰岩，即大理石地質。荖西溪以西則為結晶石灰岩、石英岩、石墨片岩、綠泥片岩等交雜構成）。

肆、錐麓大斷崖古道

錐麓大斷崖位於立霧溪北岸，中橫流芳橋與靳珩橋之間，峭壁寬達 1200 公尺，高差 600 公尺，由於斷崖近於垂直壁立，行人由中橫向上仰望，幾乎不見天日，整面斷崖峭壁，由一個完整的大理石面構成，望之全無立足之地，是旅遊太魯閣峽谷最令人難忘的景觀之一。

在合歡越嶺道修築之前，峭壁上的小徑寬僅約一台尺，方能容足而已，當時山胞行徑此路段時「人人均捫壁蟹行，自始至終不敢交談」大正六年合歡越嶺道在此段的拓寬工程，亦曾遭到莫大的困擾，據合歡越之一書作者宮村堅彌所述：「由於開鑿錐麓山腰峭壁上的道路，非常艱辛而危險，自內地（按：指日本本國）招募來的工程人員均紛紛求去，最後竟至不剩一人，不得已，只好至鄰近村落強徵山胞壯丁，每人均用鐵索捆綁腰際，自斷崖頂懸垂而下，以鑿洞埋設炸藥。」

由於大理石堅硬的特性，使得錐麓大斷崖古道的開鑿非常艱難，但也由於大理石堅硬不易風化的特性，使得錐麓大斷崖古道至今仍能保持極佳的路況，且因為大理石不含水的特性古道邊緣幾乎寸草不生，健行人俯瞰立霧溪時，視線毫無遮掩，更能充分體會出大斷崖的雄壯與大自然令人驚心動魄的力量。

路況概要：錐麓大斷崖古道自巴達岡起至合流慈母橋止，全長 16.公里，其中錐麓大斷崖部份，古道修築在海拔 750 公尺至 780 公尺之間，平緩順暢、視野遼闊，是最精華的一段，其西段則大體沿海拔 700 公尺的高線修築，除了九曲洞上方一段因地質較脆弱，部分已坍塌外，其餘路況良好，在荖西溪立霧溪合流點附近，古道則穿越原生闊葉林緩緩下降，鳥類與小哺乳動物如飛鼠、獼猴頗多，合流點的突角並可眺望立霧、荖西兩溪峽谷，風景極佳。

水源：沿途原有巴達岡警官駐在所、斷崖警官駐在所、錐麓警官駐在所、其中巴達岡現有二戶山胞居住，水源充裕；斷崖駐在所現址上有新獵寮，根據判斷，附近當有水源；錐麓駐在所原址則茅草密生，在其上方有明顯水跡，可能是引自附近較大而固定之水源，因無人維護而僅剩涓滴。另外在九曲洞斷崖之前，山壁上亦有兩處流量小而固定之泉水，已做記號，將來只要設儲水槽即可。除此之外，沿途可能無其他水源。

一、實地踏查經過與沿途路況描述

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廿七日晨八點由台 8 號公路即中部橫貫公路第 71 號隧道東口（海拔 230M），沿途肩邊緣小徑下抵立霧溪底（海拔 205M）。溪底有山胞搭建的竹吊橋，架設在兩岸兩塊巨石上，吊橋尚稱安全，但因距水面太低，遇山洪沖毀。（若無吊橋，則需借道台電立霧溪壩過溪，再爬上立霧發電計劃施工道路寧平路，需步行三小時餘方能抵巴達岡。）

過溪後，沿小徑蜿蜒而上，於上午九時正抵達巴達岡。此段小徑由於居住於巴達岡之山胞經常整修維護，路況頗佳，坡度亦不甚大，一般人輕裝步行約 1 小時可走完。

巴達岡高標高 450M，地勢平緩，其南緣陡落為燕子口斷崖，站在斷崖邊緣可下望立霧溪自溪畔至靳珩橋一帶。

目前僅有卓文春、王清妹兩夫婦與高文慶及其母七十五歲的高老太太兩戶四口居住此地，種植玉米、花生、芋頭、香菇及打獵為生。

巴達岡部落西北方有大片桂竹林，「巴達岡」之名即由此而來，竹林前坡地甚平，竹林後即接上錐麓山之東南稜，此稜之尾呈峭壁狀陡落，亦即錐麓山之東南稜有二層峭壁，我們在中橫公路上所見的燕子口斷崖是下層，在巴達岡部落西北方則可看見上層斷崖峭壁，比諸下層，更是雄壯。

勘查隊伍在巴達岡停留 1 小時，於上午十時整出發，由部落西方沿古道穿梧桐林而行，15 分鐘後見巴達岡吊橋遺址，（海拔 480M），昔日原有吊橋橫跨巴達岡溪，現已全毀，因此繼續前行，於上午十時廿五分下至巴達岡溪東支流，之後翻過短稜再過巴達岡西支流。

巴達岡溪十分短促，兩支流在此交會後不遠即有部分成為伏流，由燕子口峭壁下洞穴中湧出，賸下的溪水則為燕子口西側的巴達岡瀑布。

過巴達岡西支流後是一片高約 15 公尺的大石壁，目前山胞在此釘有木梯，可循此攀上，之後路徑即呈之字狀陡升，（或巴達岡吊橋修復後，則可不必下溪再爬坡）。

古道沿立霧溪北岸，在斷崖上方通過，沿途芒草頗密，若非事先砍草，則穿'行困難。

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古道升至錐麓山南稜斷崖邊緣，已無芒草，視野開，路跡亦極清晰，此處海拔 680M，此後古道和緩上升。

中午十二點，到達第一個隧道，洞長約 10 公尺，徑 2 公尺，內部乾燥平坦，可做緊急避難之用，洞內有山胞過夜火爐，並有水桶儲水。我們在此午餐休息，於十二點五十分出發。

隧道標高 770M，自此即進入古道精華路段 - - 橫越錐麓大斷崖充滿驚險與滿足之旅。

如前所述，當年歷盡千辛萬苦方始在錐麓大斷崖峭壁上鑿出古道，如今因路況仍極完整，走來兩翼生風，時而俯瞰立霧溪峽谷，令人心胸為之大展。

十分鐘後，到達第二隧道隧道，正在斷崖上的一個小突出點上，石色潔白，洞內雕有地藏王菩薩神像，可能是當年為行經此路段者祈福所雕。洞長僅三公尺，隧道西端有石階可攀上一個小展望台。據文獻所記，此為蕃產交易所，唯此台寬不足一坪，不太可能做為交易場所，但展望之佳，無法形容，此地海拔 780M。

下午一時十分，古道最高點，標高 780M，為一短突角，過後路緩緩下降，五分鐘後路上有一懸空處，上僅架一支鐵軌，必需面壁慢行，之後路況較差，需緩緩而行，半小時後即達斷崖警官駐在所原址，海拔 750M。

此地有一新建獵寮，據山胞卓文春所述沿獵寮前短稜下溪溝，可抵流芳橋附近，但坡極陡，非一般人能走。

之後，古道穿森林緩緩下降，路上方有一紀念碑，上刻「故花蓮港廳巡查班長、持館代五郎之碑」，此地海拔 740M。

古道繼續穿森林緩緩下降，於下午二時正到達海拔 695M 乾溪溝，此溝溪遇雨即成流芳橋旁之大瀑布。

過乾溪溝後古道穿過密生芒草的樹林，行進緩慢，於下午三點四十分抵錐麓駐在所舊址，海拔 715M。

錐麓駐在所上下兩層疊石平台，及一儲水槽，因其地芒草密生幾不見天日，很難找到其他遺跡，若能全部砍去茅草，錐麓駐在所的展望應不亞於錐麓斷崖上所見。

之後，仍在芒草中行進，於下午四點半到達第二個懸空軌道，海拔 710M。

之後，芒草較疏，時而為森林，下午五點，路坍塌成 V 型斷崖，上下約 15 公尺，有繩索可供攀緣。15 分鐘後見第三個懸空軌道，然後古道進入森林，於五點三十分，到達一處山澗，標高 710M，石壁上有細小泉水，在此取水過夜。

七月廿八日晨六時三十分出發，二十分鐘後即為中橫九曲洞上方之斷崖，此路段已崩毀約 100 公尺，步行時驚險萬分，將來可能需繞道至崩塌處上方，以免強行通過時發生危險。

上午七時三十分，通過崩塌處後古道之形降至 650M 處，此後進入闊葉樹混合林中，路跡明顯，鳥獸亦頗多，七點四十五分到達立霧溪與荖西溪兩溪合流點上方突稜，海拔 605M，此地可展望由白色大理石構成的荖西溪谷與灰色的立霧溪谷，並可眺望慈母橋及對岸的合流平台。適合規劃成賞鳥區，並建展望台。

之後古道沿荖西溪東岸而行，緩緩下降，半小時後降至海拔 530M，距慈母橋約 1000 公尺處，古道仍繼續前行，根據蕃地圖，應在距慈母橋約 1200 公尺處以合流吊橋跨過荖西溪，接合流警官駐在所，但因台電荖西溪取水口施工道路開闢，吊橋東端遺跡尚在，西端已不復可尋。

由此沿便道五分鐘後可下抵台電施工道，海拔 520M，恰為施工道路轉折點隧道口上方，由此再沿便道直下荖西溪，二十分鐘到達荖西溪底，海拔 415M，沿溪旁跳石前進，於上午九點到達慈母橋，海拔 380M，完成此行。

二、特殊景觀區之整修建議案

(1)布洛灣 (BULOWAN) 部落遺址：位於中橫溪畔與燕子口之間，在立霧招呼站之西南段丘上，離公路約有 5 分鐘步程，地勢平坦，為昔日泰雅族布洛灣部落遺址，其地並有史前遺物出土，布洛灣的意思是「回音」意即當人們站在布洛灣段丘邊緣向燕子口峽谷喊叫，可聽到回音。

在布洛灣上可眺望對岸的巴達岡平台，昔日合歡越嶺古道的起點「山月橋」，就在此地。

建議：可重建山月吊橋，以橫越立霧溪，而利用布洛灣平坦的地形，可建旅客服務中心，清晨由布洛灣出發，一般健行者輕裝可在一天之內走完「錐麓斷崖古道」到達綠水。

(註：根據日本考古學家鳥居龍藏及國分直一所述。)

(2)溪畔自然公園：昔日溪畔有山櫻花數百棵，每年二月中旬農曆新年前後，溪畔開闊的河谷盛開櫻花，與鄰近的燕子口峽谷形成柔與剛的強烈對照。日據時代，溪畔立霧壩上方有水神祠，現尚未找到，可能在建壩時已毀。

建議：目前溪畔仍有少許山櫻花，如能廣為栽植，並及於布洛灣段丘，將沖淡立霧壩與自然不諧調的景觀。

(3)山月大吊橋：橫跨立霧溪，連接布洛灣與巴達岡，現已毀壞無存。最初「太魯閣產金道路」僅達布洛灣，由山月橋起，開始徒步合歡越嶺步道，根據記載，山月吊橋落差 75 公尺，長 190 公尺。後因產金道路繼續向前開闢至荖西溪附近，山月吊橋則失修而損毀。

建議：目前我們尚在尋找吊橋遺跡，希望能依舊日規模再建一道新的山月吊橋，除了能直接跨越立霧溪外，從吊橋上看燕子口峽谷及立霧溪下游，亦是另一種景觀。

(4)巴達岡 (BATAKAN) 部落遺址：巴達岡地勢平緩，其南緣斷崖陡落為燕子口，站在斷崖邊緣可下望峽谷景觀。昔日有旅館可容納 30 名旅客，是太魯閣峽口至天祥間探勝路線的中繼站。此地原為大部落，有衛生所、蕃童教育所及警官駐在所。

現有卓姓及高姓兩戶山胞居住，種植雜糧、香菇維生。

巴達岡之山地語為「桂竹」之意，另有「突擊戰地」之意。其部落方為廣大的桂竹林，據說昔日巴達岡住民因颱風毀屋而遷至立霧溪下游避難，不久返回故居時發現已為托洛克 (今霧社靜觀) 族人所佔，乃削桂竹為槍，與佔住者決戰而奪回故居，此為古戰場。

建議：巴達岡有水源及現成之地基，可建休息站及展望台。其部落後方步道很多，其中有兩條可通往錐麓山上層斷崖前，風景壯闊，可作為健行步道系統的一部分，以加強自然解說功能。

- (5)巴達岡溪：巴達岡溪在巴達岡部落西方約 10.分鐘步程處，其上原有吊橋，現只剩橋基。橋下為兩支流之會流處，溪水穿鑿大理石，形成圓滑之峭壁，其注入立霧溪處即為巴達岡瀑布。

建議：目前過巴達岡溪雖無困難，但過溪後必須循木梯爬上約 15.公尺之對岸峭壁，不適宜一般人行走，宜重建巴達岡溪吊橋以利通行。

- (6)錐麓大斷崖：錐麓山高 1666 公尺，其南麓有上下兩段峭壁，我們在公路上所見之錐麓斷崖為下段峭壁，這一大片峭壁平均標高 900 公尺，最高處為 1100 公尺，合歡越嶺古道約開鑿在 750 公尺等高線左右（最高點為海拔 780 公尺，緩緩下降），因此走在古道上，上可仰望 200 公尺的峭壁，下可俯瞰落差 400 餘公尺的峽谷，眼界之寬不言而喻，步道在斷崖警官駐在所附近，尚可仰望錐麓山上段峭壁，一樣雄峻峭拔。

- (7)大斷崖隧道內佛像：錐麓大斷崖步道之中點，有一隧道，壁上雕有地藏王菩薩佛像，造形優美，宜妥為保護，隧道口附近有一休息用平台，宜稍加整理，成為錐麓斷崖最佳展望台。

建議：斷崖步道及展望台應設安全設施，並有解說牌，說明此一步道當年由山胞以人工打鑿之過程與艱辛之狀。

- (8)斷崖警官駐在所遺址：斷崖警官駐在所位在錐麓斷崖西緣的一個短稜上，步道通過斷崖後，在此進入森林區，短稜上有一獵寮，另有一道小獵徑沿稜陡下流芳橋附近，因路極危險，並沒有去嘗試行走。

古道主線上方有一紀念碑，碑文為「故花蓮港廳巡查班長持館代五郎」。步道在森林中緩降，由海拔 750 公尺降至海拔 695 公尺乾溪溝，此溪溝在遇雨時將有大水，宜在上建棧橋。

建議：錐麓斷崖後段道路狀況較差，宜加以修整，並設安全設施，斷崖警官駐在所原址可建休息站，作為走畢全程之中途站或是折返點。

- (9)錐麓警官駐在所遺址：錐麓警官駐在所在九曲洞上方，海拔 715 公尺處，現仍存有上下兩層平台，原址密生五節芒，附近有水源，但需要新接通，如砍除芒草，可展望九曲洞一帶之「虎口線天」峽谷景觀。此地為全程中地勢較平緩處，由巴達岡到此，約需徒步 5 小時，清晨出發可在此吃午餐。午後再步行 4 小時，即可到達荖西溪畔。

建議：(一)錐麓警官駐在所原址宜建大型休息站，兼做山屋使用，以收容因

天氣突變或天色太晚無法繼續行走者。

- (二)錐麓斷崖步道宜採取單行方向，由布洛灣出發，止於慈母橋附近合流接待站，以免兩方向健行者在斷崖上擦身而過時造成危險，另一方面可在山月吊橋或巴達岡設管制站，對於太晚出發或裝備不夠的隊伍，勸阻其健行。

- (10)荖西溪立霧溪合流展望台：此地為茂密的森林區，其中有一大片赤楊純林，林相優美，棲息之鳥類極多，在合流點正上方凸角處，可俯瞰慈母橋一帶風景。

建議：在此處可建展望台，森林區內可設解說牌及賞鳥區、森林步道等。

「荖西」之山地語為「櫟木」，亦 此地盛產櫟木。

- (11)荖西溪大吊橋：錐麓斷崖古道的終點，銜接荖西溪大吊橋，吊橋原址在荖西溪距慈母橋約 1.2 公里處，橋下荖西溪溪水清澄，溪中多是巨大的純白大理石，與溪水深潭白藍相映景緻亦佳。目前吊橋完全崩毀，僅遺橋基於老西溪東岸，西岸則因台電施工道路而使古道包括橋基均無復存在。

建議：在吊橋原址重建一新吊橋，使錐麓斷崖古道的終點延伸至合流接待站，西岸台電施工道路目前有少許崩坍，稍事整修即可。

- (12)合流警官駐在所遺址：合流警官駐在所位於荖西溪與立霧溪合流點西岸段丘上，地勢平闊，是合歡越嶺步道與海鼠山步道的交會點。昔日合流警官駐在所規模很大，當二次世界大戰時，合流曾為美軍戰俘營。目前其地被香菇寮佔用，並破壞部分遺跡。

建議：在合流原址建大型山莊或接待中心，供健行錐麓斷崖古道或海鼠山步道之隊伍住宿。當旅遊旺季時，亦可補天祥之不足。

伍、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

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即指自天祥至碧綠段，由於此段立霧溪，合道曲折迴繞，峽谷深邃，其景觀並不亞於太魯閣峽谷，臺灣通誌地理篇稱此段為立霧溪掘鑿曲流，故引用此名為合歡越嶺古道此一路段之命名。

此段古道共長 32.7 公里，昔日古道路況良好時，一般行程是上午自卡拉寶出發，傍晚即可抵天祥過夜，由於台電立霧溪水力發電計劃所築之「鶴壽路」，截去瓦黑爾溪口至鶯橋之間的古道，目前變成兩段，小段的是自天祥沿立霧溪北岸至瓦黑爾溪口（一名華綠溪），長約 3 公里，此段古道路況清晰良好，不少登山健行隊伍利用此路下至瓦黑爾溪底，過溪上抵台電立霧溪施工道，前去觀賞達歐拉斯瀑布（又名谷園瀑布、白楊瀑布、西托博 瀑布等等）。

大段的是自碧綠神木下的卡拉寶，經古白楊到達鶯橋，此後沿合歡古道的洛

韶支線上至洛韶路 21 鄰 1 號。

路況概要：自碧綠神木下抵卡拉寶小徑為目前在卡拉寶濫墾種植梨樹商人所修便道，路陡降約三百公尺，但路況良好；自卡拉寶經西拉歐卡、見晴、巴多諾夫、列柏克至古白楊，除少數路段有小坍方外，大致情況良好；過古白楊後有一大片斷崖，即有名的古白楊大斷崖，由綠泥岩與石英岩構成，形成切入式坍崩，自稜頂至溪底，坍崩長度約 850 公尺，寬約 500 公尺，由於地質不穩極易落石，修復不易。斷崖過後，陡坡上密生芒草，過荻山鞍部後古道之型下降至鶯橋，一路路況展望均佳。自鶯橋至洛韶 21 鄰，起初極陡，後段呈之字型緩升，路況頗佳。

水源：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沿途經過多個部落，水源豐沛，只有古白楊斷崖至荻坂鞍部中途無水源。

一、實地踏查經過與沿途路況描述

(一) 卡拉寶 - 古白楊 - 鶯橋 - 洛韶 21 鄰

七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十時，勘查隊一行 15 人包括山胞 2 人由碧綠神木站海拔 2190M 出發，沿站前攤販旁產業道路下坡，在產業道路盡頭流籠機房前約二十公尺處，循路左方小徑下山。

該流籠乃是目前濫墾於卡拉寶之水果商所建，此小徑亦是受雇工人上下卡拉寶之便道。

合歡越嶺道原本應由碧綠下接卡拉寶，但因畢祿斷崖地形惡劣，早在當年開拓合歡越嶺道時已時崩時修，而據省公路局於民國四十三年探勘東西橫貫公路時之報告所述，畢祿至卡拉寶段已嚴重崩毀，是以我們略過此一路段。

上午十一時，翻過卡拉寶山向東南延伸之支稜，海拔 1980M，自此開始，進入大片果園，沿果園小徑直下，於十一時廿五分抵卡拉寶海拔 1820 M，此地僅有一戶山胞李貴和、鍾惠姬夫婦居住，另有大工寮一間，做為水果採收期工人住所，其地已有電力供應。

卡拉寶地勢平緩，原本是一個大部落，其地原有警官駐在所、衛生所及大型接待宿舍，當年合歡越嶺健行者，均在此處過夜。

卡拉寶風景宜人，旅人在此，南隔立霧溪可眺望山型突出的佐久間山與立霧主山，而部落後方之西北稜，由赤楊純林構成，雖經濫墾者砍伐至幾賸稜頂一小排，林相仍然顯得十分優美。

我們在此午餐，於十二二十分，沿山胞房舍前山力車運輸道下接合歡越嶺古道。

這一段古道路極平坦，因為每年夏天都有人利用此路下至「開晉」淘洗沙金，所以沿途路徑維修良好。下午一時，到達合歡古道主線與通往開

晉社舊址的分叉點，海拔 1630M。

按：在聯勤出版的五萬分之一等高線圖上，開晉舊址標明為「托博闊」，其實是一項錯誤，托博闊部落應在杜銜山（日語發音為托博闊）之南，托博闊溪畔。

過分叉點後路徑稍仄，因多年未有人行走，第一次勘查時（七十四年二月，陪同中央研究院陳仲玉先生前來試走），沿途花費不少時間在砍除芒草荊棘。此次則因事先雇用山胞江清春等四人清路，行進速度較快，在古道上已可見立霧溪之曲流迴繞。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到達上次勘察折返點，為立霧溪之小支流，由於原有的吊橋已毀，於是下溪，利用臨時棧木才爬到對岸，對岸有一寬約八十公尺之崩坍，遠望似無法橫越，其實通過並無甚困難。此後古道完整，於下午三時到達西拉歐卡，海拔 1460M。

西拉歐卡地當卡拉寶山東南長稜之尾稜，地形十分平闊，舊址雖全由芒草覆蓋，但仍能找到一個大儲水池及完整的石垣，其地並有日據時代所植的柳杉數棵，樹齡已在五十年以上，十分蒼勁挺拔，類似這樣的大柳杉在卡拉寶至古白楊之間沿途發現至少二十棵以上。

沿西拉歐卡長稜，有一小徑可下立霧溪底，這是民國六十八年台電東部電力處勘查立霧溪發電計劃白楊壩所砍出的路，唯目前已被芒草封閉。（按：本擬於再次勘查時由此路下立霧溪觀察，後因在古白楊找到另一小徑下溪，可接上台電施工道，故略去此段）。

下午三時二十分，到達第二條小支流，古道左上方有二座破獵寮，因其地取水方便，於是在此過夜。海拔 1430M。

十一月十日上午七時二十分出發，一路路況平穩，由於合歡古道幾乎完全沿著高線而修，除了少數幾處小規模坍塌需要稍微繞道，大部分路段的路況皆平坦易行，難怪前人能夠在一日之間由卡拉寶直下天祥。

上午八時三十五分，到達立霧溪大支流魯翁溪旁海拔 1360M，時值深秋，溪兩岸落葉樹盡變秋色，紅、橙、黃、綠交互錯雜，與湛藍之溪水、飛白之湍流相映成一片圖畫世界。（按：七十五年四月，複勘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時，魯翁溪兩岸正盛開石楠花，粉紅色的花團錦簇，與春天新綠嫩紅的芽葉相間，更是美得如詩似畫。）

魯翁溪吊橋長約 140 公尺，高差約 50.公尺，建於民國三年，距今已有七十二年，兩邊橋架上均刻有日文「橋」字樣，由於年代久遠，橋下之樹木已超過橋面，蔓藤纏繞幾乎淹沒橋架，但是吊橋狀況仍然十分完好。橋上之木板並無腐爛現象，猜測是台電勘查立霧溪發電計劃白楊壩址時，新舖的橋面。

過吊橋後路經山洞，長約三公尺，之後古道微微上坡，翻過羊頭山東南長稜之尾間，海拔 1370M，稜頂另有一叉路順稜直下，約十五分鐘可到日軍墓葬區。這是古白楊戰役時部分喪生之日人的墓塋，另外一些則埋葬於海鼠山，（見本報告第 56 頁）由此循稜再爬上標高 1142M 的環流

丘，則可展望有名的立霧溪掘鑿曲流景觀，環流丘被立霧溪南岸的三面峭壁所包圍，而本身的峰基也被切削成斷崖，立霧溪在此處非常湍急，俯視之時令人心膽俱驚。環流丘上亦滿生高大石楠花，香氣濃馥醉人。

合歡古道主線越過此稜後，續沿等高線前行，於上午九時四十五分經巴多諾夫到見晴駐在所舊址，海拔 1350M。巴多諾夫亦是一個環流丘，長稜伸入立霧溪，稜上平坦。見晴警官駐在所正在路上方，尚有石垣石階可尋，日語「見晴」意指展望良好，此地視野之開闊，確實比沿途任何地方都好。

上午十時十分，經崩坍地，十一時十分到列柏克舊址，為一小台地，尚有石垣，海拔 1320M。十一時三十分到古白楊吊橋，海拔 1320M，橋長約 70 公尺，高差約 30 公尺，橋架上無任何記號，狀況與魯翁吊橋一樣完好。

過吊橋後再沿古道，於十一時五十分穿竹林至古白楊舊址，海拔 1320M。

古白楊原為大部落，日據時代有小學、派出所、衛生所等，是昔是合歡越嶺健行，卡拉寶至天祥段之午餐休息站。現則因路況較差，從卡拉寶走到古白楊必須要走一整天，由於卡拉寶與古白楊剛好是兩個距中橫最近的點，（按：碧綠神木至卡拉寶約需 1 小時，新白楊至古白楊約需 25 分鐘。）且其佔地均大、水源充沛而展望良好，作為健行路線之起訖點非常恰當。（按：由古白楊另有小徑可下立霧溪接台電施工道，請參閱第 76 頁）。

目前古白楊有一幢大工寮，水電皆備，是在此濫墾之菜商所有，其濫墾區域逐漸擴大，宜加以禁阻。

路查隊在此午餐，於十二時四十分出發，沿古道穿竹林而行，下午一時三十分，到達古白楊大斷崖邊緣，大斷崖由綠泥岩與石英岩構成，由於綠泥岩鬆軟，遇雨即流失，與其相間之石英岩頓失依傍而崩落，形成嚴重的切入式坍方，自稜頂至立霧溪底，無一處完整。

隊伍先降至 1270M 處，橫越斷崖之前半部，再依賴鐵線爬上 1330M 斷崖東北方，沿途落石紛紛險象環生，總共花費 2 小時全隊方始通過。之後古道在狹仄的芒草叢中穿行，於下午五時二十五分到達荻坂墜口，海拔 1260M。在此紮營。

墜口上有昔日關卡，尚存完整之石階與約二坪大小之石砌平台，向北近可展望瓦黑爾溪（一名華綠溪）沿岸中橫自豁然亭至洛韶一帶景緻，遠可及於南湖大山東南稜一帶，太魯閣國家公園北界。向南則可見立霧溪南岸名山：如佐久間山、立霧主山、南酬山、富田山等，太魯閣國家公園之南緣一覽無遺。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七時，由荻坂墜口經之字型古道向瓦黑爾溪急降約 200M，此路段稱之為「荻坂」，（按：日語之「坂」意為急坡。）古道

路況寬大明顯，因有獵人時常前來，路上陷阱遍佈。

上午七時五十分，到達西奇良部落舊址，海拔 1000M，部落位於西奇良山北短稜上，古道上方有 2 公尺高之疊石及台階，古道下方亦有疊石平台及一棟獵寮，沿古道前行 100 公尺處有水源。

古道續沿瓦黑爾溪南岸東行緩緩下降，路徑明顯，與中橫公路隔溪相望，車行歷歷可見。

上午九時十五分，到達「鷺橋」海拔 700M，橋上刻有大正十年三月竣工字樣及鷺橋之古寫字體，古意盎然。吊橋長為 113 公尺，高差約 40 公尺，由於橋面木板部分已腐朽，不敢強行通過，乃由橋旁小徑下至瓦黑爾溪底，海拔 650M。

瓦黑爾溪底為潔白之大理石峽谷，溪水澄澈湛藍，與白石構成安祥幽靜之景觀，在此早餐。

上午十一時五十分，經由瓦黑爾溪上之便橋渡溪，向上爬至台電施工道路鶴壽路，由於施工道路已破壞古道自鷺橋至台電隧道口上方路段，而目前施工道路本身亦已崩毀，故向瓦黑爾溪上游方向，接上合歡越嶺道洛韶支線，經之字形道路爬昇 1 小時半，至海拔 950M，洛韶路 21 鄰。由此接上中橫，結束此行。

(二)天祥 - 瓦黑爾溪、立霧溪合流點

(註：天祥 - 瓦黑爾溪、立霧溪合流點之合歡越嶺古道，因調查需要，先後已經走過達七次之多，茲記述最近一次七十五年四月五日踏查經過。)

七十五年四月五日上午八時廿五分由天祥出發，標高 453M，由天祥長老會教堂旁古道沿立霧溪前行，古道寬 1 公尺左右，緩緩上升，路況良好。

十分鐘後到達第一突稜，路左下方有木梯及棧橋，由此下去五分鐘後可達位於立霧溪西岸的鐘乳洞群，海拔 465M，計有大小鐘乳洞 6 個，目前已有盜採現象，洞前有新架設之棧橋，可能準備大量盜採。另外，由古道往鐘乳洞之小徑旁，亦有數棵巨大之九芎樹被砍倒掘起，可能係平地商人來此收購古木奇石，應及時防範進一步破壞。

由第一突稜沿古道再前行十五分鐘，古道左上方有叉路，上面是一片茅草叢生的平台，這是舊他比多社的上部落，海拔 530M。

上午九時十分到達瓦黑爾溪與立霧溪合流點突稜，此處為斷崖，古道鑿在大理石峭壁上，海拔 630M，與溪底之高差約為 150 公尺，場面十分壯觀，古道繞過突稜順瓦黑爾溪沿等高線前行，約 300 公尺後被台電施工道路鶴壽路截斷，且施工道路亦崩毀不堪行走，在此折返。

(註：古道繞過合流突稜後，另有一步道成之字型約四十分鐘可下瓦黑爾溪，海拔 490M，過溪即接上台電施工道白楊路。因台電施工道位

於天祥附近之隧道不開放，許多登山健行隊伍乃利用此一路線前去觀賞達歐拉斯瀑布。)

二、特殊景觀區之整修建議案

- (1)天祥西南方，立霧溪畔之鐘乳洞：此處距天祥步程僅 10 分鐘，共有 6 個大小不等的洞穴，粗者如手臂，細者如珊瑚分歧，十分美麗，然已有人盜採。

建議：整修前往鐘乳洞之步道，拆除原為盜採鐘乳石而設之棧橋，並另做一棧橋使與洞穴至少相隔 1 公尺，讓遊人能觀賞而不能觸摸。

- (2)瓦黑爾溪立霧溪會流點展望台：由天祥沿古道步行至此約需 1 小時，此地海拔 630 公尺，距溪面落差約 150 公尺，基地突角處有一棵大樹，攀扶樹幹可俯瞰立霧溪峽谷與瓦黑爾溪峽谷。

建議：在突角處架設木造展望台，以利欣賞風景，另外，展望台前有一段步道係開鑿於峭壁上，宜設安全設施。

- (3)鶯橋：鶯橋位於饅頭山西北側，跨瓦黑爾溪，接西寶豁然亭下方之瓦黑爾溪北岸，橋兩岸紅葉樹極多，秋時點綴在峭壁上，把雄壯與柔美兩種不同的景緻巧妙地融和，瓦黑爾溪水極為清冽，谷底多巨大白色大理石與澄藍潭影相映成趣。

鶯橋建於大正十年三月，橋長 113 公尺，落差 40 公尺，因年久失修，目前吊橋之鐵索已部分銹蝕，而橋面之木板亦大部分腐爛。(瓦黑爾之山地語意為「蔓草」。)

建議：趁橋行尚在時，儘快重修吊橋。由於台電施工道已破壞吊橋北岸古道，將再勘查評估由豁然亭下溪或整修施工道路成步道以接鶯橋，何者較適宜。

- (4)西奇良部落遺址：西奇良之山地語意為「取麻之地」，意指此地盛產野生苧麻，番人多來此取麻織布。部落在羊頭山東南長稜稜尾之北面山腰，隔瓦黑爾溪與中橫上之洛韶、薛家場相望。部落附近林木蒼鬱，野生動物極多，探勘時即在沿途發現被捕獲之琉璃鳥及飛鼠。

建議：西奇良有上下兩平台，可整理為野營地或無人山莊，離部落約 5 分鐘之水源宜作簡單之蓄水槽，因過此地之後即無水源。

- (5)荻坂墜口：古道過西奇良後是一串陡坡，昔日稱之為「荻坂」，意指長滿荻草之陡坡，荻坂之最高點即為荻坂墜口，海拔 1260 公尺，北望瓦黑

爾河流域，南眺立霧溪及立霧主山、佐久間山一帶，向下亦可見對岸台電施工道路。壑口留有舊日關卡（或檢查哨）的屋基。

建議：在壑口設置展望台以及解說板，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之南緣諸大山做一介紹。由於古白楊大斷崖不是短期能做好安全措施，建議古道目前暫時只通到此地。登山隊伍可由荻坂壑口沿稜登上西奇良山或饅頭山。

- (6)古白楊部落遺址：古白楊為合歡越嶺古道沿途最大部落，其地為平緩之階地，上下共約 7 層，目前有人在此濫墾，種植果樹及蔬菜，建有可容納 30 人之大工寮，水電齊備。古白楊視界遼闊，整個立霧溪中游以及南岸諸高山，都在視野之內。

由卡拉寶至古白楊步程為一天，而卡拉寶與古白楊恰為古道距離中橫最近處，不論下行或上行，這兩個部落遺址均成為現成之山莊地點。

建議：古白楊至新白楊的山徑可整修為可供行車之便道，以利將來山莊補給之用。

（註：調查隊已另勘查自古白楊下溪連接台電施工道，使建行者可由古白楊經施工道直下天祥，沿途欣賞立霧峽谷風光。請參閱 76 頁）。

（古白楊之意為「準備出擊之地」、太魯閣蕃出戰霧社蕃，均在此過一宿；民國三年的太魯閣征伐戰，古白楊為激戰之地，後來此地設有小學校、衛生所、警官駐在所，今仍有廣大地基及門柱可尋。）

- (7)羊頭山東南稜尾閭之環流丘：羊頭山東南稜尾閭延伸至立霧溪底，與巴多諾夫環流丘、西拉歐卡環流丘，形成立霧溪一連串劇烈的 S 型曲流與峽谷，這是全省河川中最精彩的掘鑿曲流地形。其中羊頭山尾閭之環流丘，由合歡越嶺古道沿稜下去，僅需二十分中 可到達，沿途為高大松林及石楠樹叢，遍生蘭花，風景宜人。至環流丘頂向上下游張望，則絕壁環繞，溪聲如雷，重重山壁曲折迴繞，是為太魯閣國家公園未被發掘的秘境。

建議：環流丘三面皆是斷崖，宜在不破壞景觀原則下，建立少許安全設施，另嚴禁盜採蘭花及石楠花。

- (8)魯翁溪大吊橋：此吊橋長約 140 公尺，落差 50.公尺，橫跨魯翁溪上，橋下樹影間白湍奔流，深秋時黃紅駁雜十分美麗，魯翁溪之上游，即為慈恩。吊橋目前路況良好，橋之兩端景緻路況亦佳。

建議：魯翁溪谷極深極美，將來也許可由吊橋之西端闢小徑沿溪行，至其與立霧溪會流點觀賞風景。

- (9)西拉歐卡部落遺址：僅次於古白楊的平台，位置恰在卡拉寶與古白楊之間，可做午餐休息站，附近有溪流，可引水儲存於此。西拉歐卡古名「西拉歐卡夫呢」，意為百日紅，指其地多百日紅。大正三年之太魯閣征伐戰，日軍以此地作為作戰指揮部，附近植有多棵柳杉，均高 10.公尺以上，可

兩人合抱。

建議：西拉歐卡地寬平，附近林木茂盛，野生動物極多，(沿途滿佈陷阱，並遇山胞獵人獵獲山羊)設小型山莊，林間徒步區等。

(10)卡拉寶部落遺址：為碧綠神木下之第一站，海拔 1820 公尺，地勢開闊，當年橫貫公路曾計劃在此設六線迴車道。此地本有大片原始林，現為人濫伐濫墾，僅餘稜線上一小片赤楊純林。目前有一戶李姓山胞常年居住於此，果樹採收期則有近二十名工人前來，工寮水電齊備，卡拉寶意為「土地肥沃」。

建議：目前由神木至卡拉寶之小徑仍嫌狹仄，宜整修拓寬，以利卡拉寶山莊之交通及補給。太魯閣征戰時卡拉寶、西拉歐卡、古白楊三處同為激烈戰場，因此，卡拉寶山莊可附建泰雅抗日戰爭史蹟館。

陸、合歡古道支線

合歡古道之主線，為由霧社經翠峰、武嶺、合歡聖口(大禹嶺)、關原、畢祿、卡拉寶、古白楊、天祥、錐麓、巴達岡、溪畔、至太魯閣峽口的路線。

在這主線兩旁，另有許多重要的支線，沿立霧溪南北兩岸各大支流分歧延伸。茲分別記述如下：

一、合歡古道南線

自合歡東峰經屏風山南鞍，順立霧溪上游下至開晉社舊址，再沿小徑上抵卡拉寶，全長約二十公里。其前段即為攀登屏風山登山路線，後段接近開晉之路段尚有路跡可循(山胞用來打獵)，其餘路段則未明。因限於本計劃時間及經費，再加上這一帶已被劃定為生態保育區，故未作調查。

二、洛韶支線

洛韶支線即為目前中橫公路天祥至洛韶之路段，因與公路重疊，故不調查。

三、陶塞支線

陶塞支線由目前中橫公路回頭彎起，在陶塞溪與小黑瓦溪交會點之吊橋前，分為兩條。

(1) 其西順小瓦黑爾溪，經西拉克、瓦黑爾社，可上行至中央尖山，但目前此路崩塌嚴重，另有一條路徑為過吊橋後，由小瓦黑爾溪東岸，與陶塞溪之分水嶺，沿稜上獵徑至瓦黑爾平台，海拔 1100M。繼續順山稜西麓山腰獵徑至三池山下，再上稜線，經三池山與中央尖山東峰間之鋸齒狀瘦稜，到達中央尖山。此路線可飽覽小瓦黑爾溪全溪之峽谷地形，與中

央尖山至畢祿山一帶脊樑山脈之偉觀。另外，由南湖大山至其東稜，太魯閣國家公園之西北區一帶高山景緻，亦一覽無餘。往返全程約需 6 天。

- (2) 陶塞步道主線經梅園駐在所舊址(九梅)，向東以九梅吊橋為連接蓮花池之步道，此步道呈之字型上升，至蓮花池附近則呈平緩之寬大步道。蓮花池標高 1100M，目前有多戶榮民及平地菜商來此種植蔬菜，是以步道情況良好，全程上坡需約 1 小時半，下坡約四十分鐘。
- (3) 陶塞步道主線由九梅繼續沿溪行，至山里社舊址，此地為一環流丘，海拔約 850M，陶塞溪環繞三面，均為幽窄之峽谷。原有吊橋跨陶塞溪，現已毀棄。
由山里社再沿陶塞溪行，約 1 小時可達陶塞社舊址，其地海拔約 1100M，為寬廣平闊之段丘，原有的陶塞部落分為三個聚落，兩個在 1100M 左右，另一個在 1350M 處，為一更大的平台。步道由回頭彎至此，共長約 10 公里，需步行約三小時。
- (4) 由陶塞社往南湖大山的登山路線，原也是部落之古道，途中有布嘯、魯多夫部落之遺址，今則因上有山胞行獵，沿途路況尚佳，可做為陶塞健行步道之延伸。
原順陶塞溪岸而行，至西吉南山之北 2987 峰南陵附近，則過溪，翻越其尾間，再進入陶塞溪床，溯溪床向上，由陶塞溪原崩場地攀上南湖大山中南峰與西吉南山間之鞍部，由鞍部下至大濁水南溪，沿傳統的南湖大山縱走馬比杉山之登山路線，爬上南湖大山。自回頭彎往返，全程約需 4 天。
- (5) 另一最近由台大登山社開闢的登山路線，為直接由 2987 峰南稜上稜線，沿稜縱走至前述南湖中南峰之鞍部。需多加一天步程，但展望較佳。

評估及建議：

陶塞步道由回頭彎至陶塞社路段，與連接蓮花池之路段，一路欣賞陶塞溪峽谷風光，路況適宜一般大眾健行，目前因部落居民對外交通依賴山立車及摩托車，在人車相會時險象環生，應設法使健行時間和通車時間錯開。

此外對於騎摩托車前來之遊客，應一律禁止其駛入步道。

經由陶塞步道登南湖大山或中央尖山的登山路，是與傳統路線不同的變化路線，經過整理後，可成為高級健行路線，尤其陶塞溪谷上游，冬天時一片蒼茫的白雪，覆蓋著針樹葉林，景緻之美，無與倫比。另外小瓦黑爾溪東岸的瓦黑爾平台，在瘦稜上可以俯瞰陶塞與瓦黑爾兩溪之

峽谷，步程只需 1 小時，很適合一般人前來。

四、海鼠山緩起伏面網狀步道系統

海鼠山緩起伏面，為鍛鍊山西坡至陶塞溪一帶，由海拔 1200M 至 1500M 之緩坡構成。其他位於荖西溪之西，立霧溪之北，陶塞溪之東，鄰溪的三面，都以斷崖形勢，迫溪成峽谷。

但是上抵呈高原地形的海鼠山坡地時，則丘陵平伏，西卡拉汗溪溪谷平坦開闊，自成一個高原型的桃花源。

其重要部落如蓮花池、西奎、西卡拉汗、海鼠山駐在所、巴奇干，均為老年期地形。地理學上的回春期，立霧諸溪的河蝕作用，尚未到達此緩起伏面。自海拔 450M 合歡古道合流駐在所原址出發，必須先走一段台電施工道路，因原有之古道已被施工道路破壞。

於二十分鐘後，相當於原合歡古道合流吊橋位置之地，步道左上接到古道，海拔 580M。古道呈之字形沿荖西溪西岸不斷上升，於四十分鐘後上至海拔 860M 之桂竹林，竹林間有屋基，再前行五分鐘，路左下方為自多用部落上來的古道。古道續成之字型陡升，於 5 分鐘後到達稜上，海拔 910M，此後沿稜而行。

15.分鐘後到達稜上之突角展望點，下望荖西溪谷，景緻頗佳。

古道續行，於半小時後到達海鼠山駐在所邊緣，海拔 1180M。

由此開始，幾乎有如置身於大草原地帶。

海鼠山駐在所一帶，地勢平坦，大正三年太魯閣征伐戰後，日軍曾在此駐留三個中隊，於二年後才撤走。由於此地地力肥沃，青草茂盛，二次大戰期間，日軍並以此為養馬場，至今仍有人以「馬場」稱呼此地。

台灣光復後，此地暫時荒廢，後由西寶農場榮民來此開墾，種植蔬菜。因通不便且冬季寒冷，（每年二月間會降雪）因此放棄耕作。

此後這一片沃土即密生茅草，茅草之肥沃與青翠，堪稱一奇，自高地放眼望去，這一片草海隨風起伏，頗似「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塞外風光。

海鼠山目前有西寶農場榮民胡炳南在此養牛，數頭水牛採取放牧方式，任其在高達二公尺以上的草叢中取食，走出一道道清晰的牛路。

全區最高點為海拔 1260M，是一個小緩丘的稜頂，在此附近，有日軍的彈藥庫、戰壕、墓地遺跡 等等。多數都在草叢中若隱若現，據胡先生所言，當初來此開墾種菜時，猶有舊日屋舍，及一百多座墓碑，大抵都是古白楊戰役陣亡者之墓。因榮民痛恨日人，乃將墓碑掘起拋棄於荖西溪谷。

我們找到一個倖存的墓碑，上刻「大正三年六月十四日，於（古白楊）戰死」、「故陸軍步兵二等卒，奧村增太郎之墓」，由此墓碑可以想見當年古白楊戰役之慘烈，也可推想，海鼠山駐在所原本規模之龐大，以及當時合歡越嶺道路況之完善，若非如此，則不可能千里迢迢地把陣亡者由古白楊運到海鼠山安葬。

自 1260M 處再往前走，仍為平坦地，建有一牧牛用工寮，工寮下有泉水。

自 1260M 處往東北沿稜行，穿行於茅草間緩緩上坡，不久路分為二，北行為通往鍛鍊山、巴奇干一帶北方之部落；西行則為經西卡拉汗部落通蓮花池。

由於兩路均為茅草所塞，我們先走一段北行之路，試探其路況仍完好後，就改西行往蓮花池。

十五分鐘後進入森林，海拔 1380M，有捕山豬用的吊子。再往西，又進入茅草叢，於十五分鐘後到達稜頂，海拔 1430M，在此，已可看見蓮花池一帶。

由此進入西卡拉汗河流域，古道穿越森林及竹林急降至 1230M 處，為西卡拉汗溪眾多小支流之一。

此後古道在平坦的竹林間穿行，不時有許多小支流灌流其間，自稜頂算起至此處，步行約四十分鐘。

眾多小支流匯成較大的支流，順竹林南緣西流。此地有一流籠頭海拔 1190M，目前尚在使用中，是為載運竹竿及竹筍所設，流籠頭東方 100 公尺處，有一叉路，即為往文山溫泉的古道。

這一條叉路，在數日後我們曾特地走過，由文山溫泉恒山隧道北口之台電施工吊橋，過溪後沿一短支稜直上，路徑相當陡，但路跡明顯，約二小時即可到達流籠頭，相信所採桂竹筍的山胞亦是由此古道上山的。

過流籠頭後，古道續直行，再過一小支流後，沿竹林間山腰，海拔 1150M 等高線前行，約 1 小時後，古道接上另一由西卡拉汗往西奎之古道。

由此到西卡拉汗部落僅 10 分鐘。

西卡拉汗河流域開闊平緩，除了注入陶塞溪的一段為陡直的瀑布溪外，其中、上游繞行於諸山環抱的盆地，顯現出一種出塵絕俗的美，此地仍有一房舍，為田大成、巫茂光所有，由此過西卡拉汗溪主流，海拔 845M，爬上對岸斜坡，於三十分鐘後到達蓮花池。

評估與建議：

海鼠山至蓮花池之古道，展現出一種與太魯閣國家公園其他地區完全不同的風貌，人們很難想像，在這峭拔的絕壁之上，有那樣一大片高原風光。而其路徑平緩易行，若雇工砍除沿途茅草並稍事整路，將是一個大眾化的健行路線與遊憩場所。

五、西拉岡古道

西拉岡部落在中橫寧安橋與長春橋之間，由阿哨斷崖部落有古道上通西拉岡，其路徑起點在花蓮客運西拉岸站，由路旁石階上山，十分鐘後可到阿哨，目前此地有一山胞老婦居住。由此古道沿突稜而上，路跡十分清晰，大約二小時即可到西拉岡，海拔 750M。目前此地有兩戶山胞居住，一為卓三春（譯音）夫婦，皆七十餘歲，另一戶為張明和，大部分在外地工作。

西拉岡部落亦為一個高原平台，是三角錐山東南稜的緩坡，其部落附近尚有大片平坦地可供發展，居民卓三春夫婦以種玉米、小米、花生維生。

西拉岡平台面陡落，為一極窄之峽谷地形，貫穿此峽谷者，即為有名的銀帶瀑布。

評估與建議：

西拉岡部落展望非常良好，步道現況亦佳，可整修西拉岡古道，納入健行步道系統，因其往返僅需三小時餘，可做為遊覽長春祠者，另一去處。

柒、其他步道

（現有林道及台電施工道之利用）

一、和平林道之利用

和平林道是輔導會森開發處，為砍伐大濁水南流域、曉星山、二子山、朝噉山一帶森林所開闢。以和平為起點，到達二子山與比林山之最低鞍部時，為 60.公里，海拔 2150 公尺，在此進入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

由此，以九一 林道沿二子山西麓至朝噉山東側，再轉往砂山，其支線有三：911 支線：於三公里處分支，繞行於二子山南麓，長約 7.5 公里，並向三角錐山北稜延伸。

912 支線：在九一 林道起點即分叉，沿稜線向比林山延伸，長約 1.4 公里。

914 支線：在五公里處即朝噉山東側，伸向朝噉山，長約 1 公里。

目前森林開發處正積極砍伐森林，其砍伐地區均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之內，荖西溪源流一帶。平均每天有三十餘台卡車的砍伐量。

根據日據時代昭和十二年台灣五萬分之一地形圖所示，荖西溪中游與西卡拉汗溪中上游一帶，共有部落十個，道路交織，其中由海鼠山經鍛鍊山接目前和平林道 911 支線之古道有兩條。

勘查隊即由 911 支線起點開始找尋下接古道的路徑，惜砍伐過的林地，茅草荊棘遍野，經過 4 小時的努力，無功而退。

改從已廢棄的 914 支線，即朝噉山，沿稜線走至蓮花池。

朝噉山至蓮花池的小徑並非古道，而是為預防森林火災漫延所闢之防火道。路相當明顯，由標高 2249M 的朝噉山頂，沿其西南稜，經兩座森林峰，到標高 1599M 的祖輪山，下降 650 公尺，由於稜線兩旁森林頗密，展望不甚好。至祖輪山時，則視野大開，可近望陶塞溪對岸的瓦黑爾平台，遠眺自中央尖山至無明山一帶脊樑山派。

祖輪山西南有小徑，陡降 500 公尺到蓮花池，自朝噉山至蓮花池，共費時 4

時 20 分。

建議與評估：

和平林道目前路況極佳，其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北緣以外的路段，即大濁水南溪中上游一帶，景緻優美。國家公園成立後可利用它來作為一個重要的出入口，使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遊憩區，由中橫公路上的「線」，向北拓展成「面」。

目前由和平林道朝瞰山可經蓮花池抵中橫回頭彎，另由曉星山可經沙富溪林道連接中橫太魯閣峽谷。將來在探勘出由中橫慈母橋經海鼠山接和平林道之二條古道之後，則和平林道可被充分利用，與中橫公路的關係也更形密切了。

二、沙富溪林道之利用

沙富溪林道下線起點在太魯閣峽口北岸，台電立霧發電廠上方，海拔約 800M，其長度為 14.公里，自太魯閣峽口，有索道上接林道起點，途經大禮、大同二個部落，在下線林道終點處有索道，由海拔 1200M 上升 800 公尺，至海拔 2000M 處，為沙富溪林道上線起點，由此北行 4 公里至曉星山東鞍部南麓，為終點。

沙富溪林道早已停止砍伐作業，目前上線林道已完全廢棄，蔓草叢生，索道腐朽，下線林道起點至大同社因部落仍藉此通行而路況尚可，自大同至林道終點則僅能健行。

沙富溪林道的利用可以有下列三種方式：

1. 由沙富溪林道上的大禮社，有小徑可下神秘谷，可順沙卡礑溪沿神秘谷步道回到太魯閣峽口。
2. 由沙富溪林道下線終點，由索道下溯溪溝上至清水大山北鞍，海拔 2200M，由此可南登清水大山，標高 2407M，欣賞直逼山腳的太平洋壯闊海景。
3. 由沙富溪林道下線終點，經由索道下小徑上至林道上線，再沿林道北行至 3 公里處，向左爬上馱彌陀山北之鞍部，海拔 2200M。

由此，沿稜北走，至曉星山東峰與騾馬望山之間的最低鞍部，海拔 2100M，向北下降 30 公尺即有採礦廢道，順此道路而行，約 2 公里，便接上和平林道 40K 處。

評估及建議：

沙富溪林道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大門口，如果旅客一進太魯閣國家公園，立能向沙富溪林道疏散，當可減輕太魯閣至天祥一帶的擁擠。

由林道上登清水大山，可以一天時間來回，所見之高山直瀉海洋的壯麗景觀，在台灣找不到第二處可以相比的風景。可說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另一個重要的景觀區。

目前要到沙富溪林道，必須由台電立霧溪發電廠沿水管邊小徑上攀近 800

公尺，或由神秘谷步道上攀至大禮社，兩條路線皆耗時費力，恐怕非一般人所願前來。

- 建議：
- (1)在太魯閣峽口建一纜車站，上接沙富溪林道下線起點，便於接送遊客。
 - (2)整修沙富溪林道之下線，並在林道盡頭原工寮舊址建一山莊，作為登清水大山之基地營。
 - (3)整修上下線林道間索道下之小徑使能健行。
 - (4)整修上線林道並闢小徑接連和平林道，使部分健行者由和平林道出入，增加路線變化與選擇性。
 - (5)一旦沙富溪林道與和平林道銜接完成，則遊客可由中橫太魯閣峽口上沙富溪林道，登清水大山後再北上和平林道 40K，由和平林道 40K 至 64.K 之間，風景絕美，亦適於健行。自 64.K 朝嗽山再順稜下蓮花池，經九梅橋、陶塞步道回到中橫公路，形成一個大 O 型遊憩路線，全程僅需 4 天即可完成，非常適於一般健行隊伍。
 - (6)目前由太魯閣峽口前往神秘谷必須涉立霧溪，遇雨及溪畔立霧壩放水時則易生危險，建議由錦文橋北端，闢一小徑沿立霧溪北岸至沙卡礑溪，神秘谷入口。
 - (7)神秘谷步道清澈幽靜的沙卡礑溪風光已廣為人知，由步道盡頭上大禮社的小徑可再整修，以利一般健行者上下，由神秘谷往大禮社途中，是展望三角錐山漂亮的金字塔形山容最佳的地點。

三、 研海林道之利用

研海林道(註)是輔導會森林開發處為取得研海林區珍貴的紅檜與扁柏所開闢的，自中橫公路綠水附近海拔 400M，以兩段索道爬昇至海拔 900M，接上研海林道下線，下線長 3.8 公里，目前每日都有運材卡車往返行駛，路況頗佳。至下線終點海拔 1180M，再以第三道索道上升 600 公尺，至海拔 1800M 的上線起點。

研海林道上線全長 14.公里，在 3K 處有一片廣大的苗圃，之後翻過江口山南鞍，沿立霧主山東稜之北側山腰繞至南酬山東麓，目前每日均有運材卡車行駛，沿途均有林班工寮，路況頗佳。

研海林道上線所經之處，為天然檜木原生林，部分尚未砍伐地區，所呈現的林相之美，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無出其右。

研海林道的利用可以有下列三種方式：

1.連接綠水岳王亭與研海林道下線之山徑：

這是研海林區林班工人日常形走之交通路線，沿途經過 葉樹原生林，林鳥頗多，一路啁啾不休。在第一、二段索道接點處有工寮，海拔 650M，其上方有一大片茅草覆蓋的廣大平台，即為昔日科蘭部落的遺址。工寮所在地為日據時

代警察駐在所遺址。在此，北隔立霧溪與合流平台相望，西為短促的科蘭溪，科蘭溪流經之處全為峭壁垂谷，其下游流入立霧溪處，即為岳王亭所見之瀑布。這一條步道，途經之地區均有林蔭覆蓋，由於林班工人日常行走，路況良好，坡度亦不甚陡，可做為極優良的賞鳥健行步道。

步道可依健行長度規劃為二種：

- (1) 自岳王亭至第一索道頂工寮：往返僅需 1 小時，適於一般遊客，路徑跨科蘭溪，可仰望江口山東北稜之大峭壁，景色十分壯麗。
- (2) 自岳王亭至第二索道頂工寮：往返需時半天，適於賞鳥健行隊伍，途經闊葉樹原生林，林鳥成群，除了欣賞江口山東北稜之大峭壁外，上至索道頂點研海林道下線起點處，北望荖西溪一帶斷崖峭壁，與海鼠山緩起伏面，展望非常良好。

2. 研海林道下線與上線之登山健行：

- (1) 研海林道下線長 3.8 公里，林道平緩，路旁為闊葉林，可作為一般健行路線，由前述索道下之山徑爬上來後，繼續循此林道健行。
- (2) 林道下線與上線間之第三索道下面亦有山徑，路況雖不似前述山徑那樣完好，但路 依舊十分清晰，坡度較大，適合青年健行隊伍。至第三索道頂，則為全區展望最佳處，北至太魯閣國家公園北緣，東至東海岸，南至帕多魯、立霧主山國家公園南限一帶，盡在眼廉，展望角度幾達 300°。
- (3) 林道上線登江口山、南酬山、佐久間山、立霧主山，翻過南緣稜線接嵐山山地鐵路。

研海林道上線全長 14 公里，在 3K 處為平坦開闢坡地。目前為苗圃，其地略向東傾斜，東南面為三棧溪南支流上游的峽谷地形。若在此過夜，清晨可觀賞太平洋日出。

由林道 4K 處順稜可登江口山，標高 2495M，往返約需 3 小時，適合青年健行隊伍。

由上線林道盡頭，即 14.K 處，可登南酬山，標高 2666M，再沿稜至立霧主山與佐久間山之間的最低鞍部，先登佐久間山標高 2812M，再登立霧主山標高 3068M，然後翻過太魯閣國家公園南緣稜線，往南下降 80 公尺，即達嵐山林區的嵐山山地鐵路上線，由此可利用嵐山林區之鐵路及索道系統返回平地。

此路線沿途箭竹密生，攀登不易，僅適合於登山隊伍。

評估及建議：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重要景觀區與遊憩區均在立霧溪北岸，而能到深入立霧溪南岸的高山地區，僅有研海林道。

目前研海林道路況良好，宜善加利用，可由綠水岳王亭順林班山徑沿途設指標及解說牌，作為鳥類、森林與地形之自然教室。

另外，在林道上線 3K 苗圃處，可建山莊，作為健行者的宿夜及折返點，登

山隊伍並可在此過夜以便分別登江口山等諸山。

由研海林道上線約 12K 處，過立霧主山東稜之最低鞍部，往南接嵐山山地鐵路之登山路線，全長僅約 4 公里，如果加以整修拓寬，不難讓一般健行隊伍通行。

如此，則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南緣，又開啟了一扇大門，嵐山山地鐵路，也可與林務局協商，加開旅客車廂，增加了一項觀光資源。

註：大正三年五月日，軍隊太魯閣蕃發動「太魯閣征伐戰」，發起者為一向採取強硬手段的台灣總督佐久間佐馬太，由於戰事順利地於三個月之內完成，佐久間志得意滿，乃於翌年四月，把目前秀林鄉一帶的山區命名為研海支廳，「研海」原是佐久間的別號。

同時，並把合歡越嶺道上一路可看到的突兀岩石峰，命名為佐久間山。

四、台電施工道之利用

台電立霧溪水力發電工程，原計劃截取立霧溪各大支流之水，以為溪畔與谷園兩個水力發電廠之用。

為了建設各取水口之水壩，在民國七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前，陸續完成了下列六條施工道路：

1. 自綠水岳王亭沿荖西溪向上游伸展，全長 4.677 公里，路寬 3.5 公尺。
2. 自上溪橋上布洛灣，全長 2.293 公里，路寬 3.5 公尺。
3. 天祥隧道上口，沿瓦黑爾溪向上游伸展至鶴壽壩預定地，全長 4.12 公里，路寬 3.5 公尺。
4. 自天祥隧道上口，沿立霧溪向上游伸展至白楊壩預定地，全長 7.6 公里，路寬 2.5 公尺。
5. 自寧安橋沿立霧溪北岸，繞行至巴達岡溪上游，全長 13.5 公里，寬 3.5 公尺。
6. 荖西溪施工道支線，全長 2.65 公里，路寬 3.5 公尺。

後因立霧溪水力發電計劃，破壞太魯閣峽谷景觀至鉅，在中外學者一致的反對聲中，於七十五年三月五日，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正式宣佈擱置該計劃，而留下前述 6 條施工道路。

為了物盡其用，太魯閣國家公園可就這 6 條施工道路的現況加以分析其利用價值。

合歡越嶺古道調查與研究計劃人員，於勘查中曾多次利用這些現成的施工道路，故對此 6 條施工道路有概括性的了解。

茲分別就這 6 條施工道路之現況與可資利用之方式，分述如下：

1. 自綠水岳王亭，利用施工道路可上至合流平台，此地為一廣闊、平坦之段丘，原為合流駐在所舊址以及二次大戰之美軍俘虜營，目前有人佔用此地搭建菇寮，若收回時，可改建大型山莊，作為錐麓大斷崖步道及海鼠山步道之住宿站。過合流平台後沿荖西溪而行之一小段路，為目前上海鼠山所必經。全部可利用路段約 1.5 公里。

- 2.自上溪橋至布洛灣之施工道，目前路況尚佳，唯茅草較密。錐麓大斷崖步道之起始點由此開始，原山月吊橋之重建，也要在此找尋適當位置。
- 3.自天祥隧道口至鶴壽壩路段，於起點不久即崩毀嚴重，有些路段且完全崩坍至無跡可循，這一條路幾乎沒有利用價值。
- 4.自天祥隧道上口至白楊壩路段，這條長達 7.6 公里的施工道路亦稱白楊路，沿途經過饅頭山東麓南麓，在達歐拉斯瀑布對岸，以水泥橋跨越立霧溪，由此順立霧溪南岸，穿過立霧溪掘鑿曲地形，至白楊壩預定地。
此段道路因立霧溪水力發電計劃全面放棄，天祥隧道口之入口處被鐵門封閉，而成為建行者天堂。
白楊路沿途所見的景觀有：1.瓦黑爾溪與立霧溪合流點的三向峽谷。2.呈上下兩段的達歐拉斯瀑布。3.達歐拉斯瀑布附近水泥橋上所見的立霧溪峽谷景觀。4.第七號隧道內瀑布景觀。5.沿途的長廊式峽谷景觀。6.第十五號隧道口之三層飛瀑。7.古白楊大斷崖全景。8.與中橫九曲洞不相上下的峽谷隧道曲流景觀。

台電施工道白楊路與合歡越嶺古道之銜接

白楊路最大的價值，不僅在於它可作為良好的徒步健行路線，或自行車路線。它的另一個大作用是，在施工道大約 7.2K 處，可以上接古白楊部落，由此可與合歡越嶺古道之「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相接。

本報告第五章，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之實地踏查經過中曾述及：合歡古道所經之古白楊大斷崖路段，目前崩坍情況極為嚴重，在大規模整修之前，不宜作為健行步道，因此，必須借重白楊路，以擴大合歡越嶺道的利用價值。

未來規劃健行步道時，可以有下列二種方式：

- (1)一天半行程：第一天由卡拉寶經合歡古道至古白楊。第二天由古白楊下立霧溪畔，渡溪接台電施工道白楊路，沿白楊路健行回天祥，僅需半天。
- (2)一天行程：由中橫新白楊站，順果園間之小徑下至古白楊，再下接施工道白楊路返天祥。

如此，可避免白楊路之往返二次健行，也使健行隊伍享受更多樣化的健行路線。

實地踏查經過與沿途路況描述

七十五年四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十分，自中橫公路新白楊站，海拔 1650M，沿果園間小徑向下直降。十五分鐘後到達中途點竹林，海拔 1440M，穿出竹林後為古白楊範圍，沿濫墾者菜園間小徑再下，於九點三十五分到古白楊駐在所

舊址，海拔 1270M，此地現有大型工寮，利用舊有屋基搭成。水源豐沛，有電力供應。

上午十時十分，由古白楊出發，初沿合歡古道往古白楊大斷崖方向行走，十五分鐘後，在古白楊大斷崖前約 100 公尺處，由古道右下小徑，路徑不甚清晰。

上午十時四十分，到達一處有疊石之舊跡，海拔 1050M，小徑上方有另一條較明顯路徑才銜接，這條較明顯之路徑應該才是正路，唯據山胞說：此處與古白楊之間有一段峭壁，必需藉木梯上下，現因木梯腐朽，不得已方改道而來。

由此叉路起，路徑較寬而分明，路況與合歡古道相似，大抵沿一支小稜之稜頂而下。

上午十一時五分，路旁有一大石洞穴，約可容納 20 人，此處海拔 910M。

由此有明顯的之字型路往下，於十分鐘後到達立霧溪畔，海拔 800M。

在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白楊大崩壁，以及溪對岸的台電施工道白楊路，涉水過溪，往上爬三十公尺，即接上白楊路。

評估及建議：

- (1) 台電施工道路白楊路，在 6 條施工道路中路況、景觀極深入風景核心度，均為第一，加上與古白楊可銜接，其利用於徒步健行、自然解說與景觀欣賞的各種價值，更大大提高。

唯目前因缺乏保養，有三處較嚴重的坍方，茲說明如下：

1. 第一隧道與第二隧道之間，路跡幾全部崩毀
2. 第八山洞後有一處長約 100 公尺的坍方。
3. 第 20 個隧道之前有嚴重山崩，路跡流失，隧道洞口完全被掩埋。

建議在國家公園成立後，儘速清理這些坍方，並撥養路預算專人養護此路，以免將來因崩坍過甚而必須用加倍預算來打通此路。修整白楊路，僅需照原有規模即可，最好僅限行人徒步及自行車進入，以免又造成像中橫一般的人車爭道場面。

- (2) 古白楊下接白楊路之小徑，目前路跡不甚明顯，將來可雇工修整出較寬之健行步道。
- (3) 涉立霧溪雖無困難，但恐怕雨季時溪水高漲，易生危險，可於溪上方，採用舊日山胞的人力流籠或建一吊橋，視將來每年來此健行人數之多寡而決定。

5. 自寧安橋沿立霧溪北岸繞行至巴達岡溪上游的施工道路，一名寧平路。目前在靠近寧安橋之路段尚好。勘查隊於七十四年七月六日，曾由溪畔立霧壩，溯溪畔溪上接寧平路，路況尚可，僅有兩處較大崩坍，唯隧道內積水嚴重。

目前居住於巴達岡之兩戶居民，每當對外交通之立霧溪上竹吊橋被洪水沖走，利用此一施工道路出來，所以尚堪行走，唯步程約需三小時，若山月吊橋重建後，此一路段即無甚價值。

6. 荖西溪施工道路支線，目前崩坍嚴重，由合流上海鼠山之步道，利用了其中一小段，其餘大半均掩埋在沙石下。

以上為有關台電立霧溪水力發電計劃所開闢的 6 條施路之現況及利用價值分析。

太魯閣國家公園內合歡越嶺古道之主線、支線，與相關之步道系統的踏查、記述與分析建議，至此告一段落。

捌、步道整修總建議案

如本報告第肆、伍、陸、柒各章所述，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合歡越嶺古道主線、主要支線，與銜接林道、台電施工道的各步道，均具有各種不同的景觀價值。

茲就其景觀價值、易接受性、整修難易度，劃分為四級，依其優先順序排列如下，以供太魯閣國家公園規劃步道系統之用。

第一級：

(1) 錐麓大斷崖步道：

步道開鑿在舉世聞名的錐麓大斷崖絕壁上，行人可自海拔 780M 處，俯看直落腳底的立霧溪，垂直落差最高達 480M，(平均 400M)，此步道將太魯閣峽谷雄壯與深邃之美一覽無遺。

目前急需整建者為：

1. 跨越立霧溪，連接布洛灣、巴達岡間的吊橋。
2. 斷崖步道上的安全性設施。
3. 沿途路跡的重新整修。

第二期整建者為：

1. 位於布洛灣或巴達岡的山莊。
2. 位於錐麓駐在所原址的中途休息站。
3. 跨越荖西溪，連接步道終點至合流平台的吊橋。

(2) 沙富林溪道神秘谷清水山一帶：

沙富溪林道在太魯閣峽口，是一個最接近的地區。其西側下方為沙卡礑溪，以神秘谷景觀聞名，其林道下線終點，可一天往返登清水大山，自山巔飽覽清水斷崖一帶，太平洋的壯麗景觀，並可由小徑北接和平林道。

目前急需整建者為：

1. 由太魯閣峽口至沙富溪林道起點之纜車（原有運材索道）。
2. 林道沿線之整修。
3. 林道終點建一山莊。
4. 由錦文橋至沙卡礑溪口之步道。

第二期整建者為：

1. 神秘谷往大禮之步道。
2. 沙富溪林道上線與和平林道銜接之步道。

(3) 陶塞步道：

陶塞步道沿途為陶塞溪兩岸之峽谷景觀，至山里社、陶塞社舊址有廣大的段丘，起點為中橫回頭彎，目前因有榮民在山里（下梅園）及陶塞（竹村）種植果菜，路況良好，僅需在颱風過後，清理道路即可。

第二級：

(1) 立霧溪掘鑿曲流步道與台電施工道白楊路：

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與台電施工道白楊路的銜接，是立霧溪中、上游，峽谷景觀的盛宴。其曲流、峭壁、飛瀑之景緻，與太魯閣峽谷九曲洞、燕子口一帶相較，亦不多讓。

需優先整建者為：

1. 掘鑿曲流古道沿線路況之整修與改善。
2. 卡拉寶、古白楊建山莊。
3. 西拉歐卡及白楊路上建休息站。
4. 接中橫與卡拉寶、中橫與古白楊、古白楊與白楊路之步道之拓寬。
5. 台電施工道路之整修。

後期整建者為：

1. 古白楊大斷崖之通過，（可能必需以隧道方式通過）。
2. 鶯橋之重修。
3. 台電施工道鶴壽路所破壞之 2 公里路段，重新開拓接通，使步道可直達天祥。

(2) 海鼠山緩起伏面步道系統：

海鼠山緩起伏面有廣大的高原地形，可做為大型遊憩區，其上步道交織，穿行於優美的西卡拉汗溪兩岸，海鼠山到蓮花池的步道為其代表路線。

需優先整建者為：

1. 在海鼠山建山莊。
2. 由合流經海鼠山到蓮花池步道的修整。

後期整建者為：

1. 由荖西溪建纜車上接海鼠山。
2. 海鼠山一帶的遊憩設施。
3. 海鼠山經鍊鍊山接和平林道之步道及其他步道之整修。

第三級：

- (1) 研海林道的利用。
- (2) 由陶塞溪往南湖大山之登山路線。
- (3) 由小瓦黑爾溪往中央尖山之登山路線。
- (4) 西拉岡步道。
- (5) 洛韶 21 鄰至鶯橋步道。

第四級：

前述各項中之第二期整建計劃之綜合。

玖、結 語

在長達一年的資料分析與實地踏查的過程中，合歡越嶺古道調查與研究計劃執行人員，深深感受到一種挖掘寶藏的快樂。

是的，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充滿著無窮盡的魅力：對於人文歷史學家來說，這裏是泰雅族廣大的歷史舞台，到處都有古部落遺址、古戰場，循線可以追溯到幾百年來的山地部落的營生、遷移、災變、聯姻；對於研究地理學的人來說，著名的地理學家，台北帝國大學的地理學教授田中 薰，曾經讚歎：「這裏是一部地理學的教科書！」而對於一般愛好自然的大眾，太魯閣國家公園豐富的山岳美、溪谷美、斷崖美、林相美，的確能讓置身其內的人瞬間感動於大自然的賜予。

而這些無盡的寶藏，就在立霧溪流路兩岸，合歡越嶺古道主線與其支線構成的網路內，藉由古道的探訪，每一次都能夠有新的收獲與發現，使得調查行動愈深愈廣，幾乎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

世界各著名的國家公園，皆有步道系統（Trail system）的設立，經由徒步健行，人們可以深入國家公園的核心，體會與自然脈搏合一的感受。

盛行於歐洲的 Wandervogel、盛行於美國的 Backpacking，以及盛行於喜馬拉雅山區的 Trekking，都是感受到現代生活無所不在的壓力，急欲在大自然裏尋找解脫文明束縛的人們，所帶動的風潮。

對於當今人口密度高居世界前茅的台灣地區來說，國家公園所擔負的遊憩任務，遠比外國還大得多。而要兼顧遊憩與保育兩重功能，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步道系統代替車道，使原本經由公路，半天就遊歷完畢的觀光旅行，擴大成十幾條各種不同難度的健行步道，讓人們即使來過十次以上，依然有新的地方可去，新的東西可看。

太魯閣國家公園，很幸運地早就擁有一套完整的步道系統，這一套步道系統，是早年泰雅族內、外太魯閣蕃與陶塞蕃各部落共同創造出來的，經過日據時代的整建，脈絡相通，形成一個可供多種組合與變化路線的網路。

更幸運的是，經過四十年的荒置，從去年七月開始的合歡古道實地踏查行動中，發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古道，仍保有其完整性。將來經過太魯閣國家公園全

面性的規劃與整建後，必能使人們對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欣賞，由中橫公路上「單純的線的觀點」，提昇到斷崖峭壁間（錐麓斷崖古道）深澗峽谷內（立霧溪掘鑿曲流古道）高山絕嶺上（南湖大山、中央尖山、清水大山、立霧主山等），成為不同位置、不同角度，「廣大的面的觀點」。

誠如當年盛傳於合歡越嶺古道的一句名言：「太魯閣不是台灣的太魯閣，是世界的太魯閣！」印證筆者歷次訪問國外著名的國家公園所見，與歷年來遊歷太魯閣之海外人士的讚歎之詞，太魯閣的確是台灣首屈一指的世界級景觀。

筆者何幸，能夠參與此一世界級景觀的步道系統調查，並提供一些淺見供太魯閣國家公園規劃之參考。

希望在太魯閣國家公園正式成立之後，不數年間，即可看到我們也擁有一套世界級的景觀步道系統！

（全文完）

主要參考文獻與地圖

1. 太魯閣蕃調查事項 大正 3 年，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編
2. 太魯閣蕃討伐誌 大正 3 年，檜崎太郎編
3. 蕃地及蕃人關係 諸調查資料
昭和 13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4. 理蕃誌稿（全五篇） 大正 7 年~昭和 13 年，台灣總督警務局編
5. 台灣蕃族研究 昭和 7 年，鈴木作太郎著
6. 台灣蕃人風俗誌 昭和 7 年，鈴木質著
7. 台灣蕃地探險談 地學雜誌，鳥居龍藏著
8. 台灣山蕃人 昭和 12 年，田中薰著
9. 山雲蕃人 昭和 16 年，鹿野忠雄著
10. 台灣國立公園候補地大景觀
昭和 10 年，片山寫真編
11. 台灣國立公園寫真集 台灣博物學會編
12. 合歡越之 昭和 15 年，宮村堅彌著
13. 台灣鐵道旅行案内 昭和 17 年，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編
14. 理蕃友 日文雜誌合刊本
15. 台灣地名研究 昭和 12 年，安倍明義編
16. 霧社蕃人騷擾經過（台灣警察時報）
昭和 5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7. 台灣山岳會十五年史 昭和 19 年，谷河梅人編
18. 台灣考古學概觀 鹿野忠雄著
19. 台灣考古誌 1979 年，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合著

20. 溪流域地方 印文土器遺蹟 國分直一著
- 21.台灣 原住民族 1985 年，宮本延人著
- 22.台灣 河谷地形 就 昭和 15 年，富田芳郎著
- 23.台灣地學記事（名卷） 日文論文集
- 24.地理學評論（第 8 卷~第 11 卷） 日文論文集
- 25.五萬分 一蕃地地形圖 大正 3 年 7 月，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務本署製
- 26.台灣蕃地地形圖（五萬分 一） 昭和 6 年，日本陸軍陸地測量部製
- 27.台灣五萬分 一地圖集成 日本學生社印行
- 28.五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 聯勤總司令部測量處民國 42 年 9 月翻印
- 29.台灣省通誌地理篇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 30.花蓮縣志 花蓮縣文獻委員會編
- 31.東西橫貫公路踏勘與測量報告書 台灣省公路局編
- 32.立霧溪水力發電溪畔計劃佈置圖（一萬分之一）
台電東部電力處製
- 33.東部電力處工作月報 台灣電力公司編

附錄二 合歡古道調查見諸報章之報導

合歡越嶺勘察踏出新天地

走通燕子口慈母橋 錐麓古道

由山友楊南郡等人組織的合歡越嶺古道勘查隊，昨天成功走通燕子口至慈母橋段的錐麓古道，發現有兩處坍方，目前不適宜登山人士前往。

楊南郡是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越嶺古道調查與整修計畫主持人，為了勘查這段古道，他曾四次上山。這次他們一行由靳珩橋東側一竹橋開始，經巴達岡部落、錐麓大斷崖到慈母橋附近下山。

楊南郡是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越嶺古道調查與整修計畫主持人，為了勘查這段古道，他曾四次上山。這次他們一行由靳珩橋東側一竹橋開始，經巴達岡部落、錐麓大斷崖到慈母橋附近下山。

楊南郡說：合歡越嶺古道是八通關、關山、關門山、知本、內本鹿、能高等古道中，最著名的古道之一，民國四十九年中橫公路開通後，未受破壞的古道只剩碧綠到天祥、天祥到溪畔兩段。這次勘查發現的兩處坍方，他已委託附近兩戶農家雇人整修，預計一個月後完工。

勘查隊員彭勝瑜表示，從巴達岡部落以後的路段均缺水，必須備水，抵達隧

道前有很多獵徑，遇叉路必須靠左走，沿等高線前進，錐麓大斷崖長約一千二百多公尺，高約七百公尺，是全段精華區，展望極佳。 74.7.30 民生報

錐麓斷崖步道勘察行

王素娥

民國四十九年五月，東西橫貫公路全線通車，一條原本是山地部落的主要交通道路——合歡越嶺道，便正式地退出歷史的舞台，逐漸被人們淡忘。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忘了它，楊南郡，這位台灣百岳早期的完成者，就以狂熱的心情，投入古道的復甦計劃。十年前，他開始收集研讀有關合歡越嶺古道的文獻，在日據時代眾多的書報中，在公路局測量調查記錄中，努力把蛛絲馬跡拼湊成一個完整的架構。並於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開始試行勘查古道中最驚險壯麗的一段——錐麓斷崖步道。那一次在山徑上不幸遭到虎頭蜂攻擊，使他休克達四小時。由於道路狀況並不好，中橫舊道七年來僅有大約十個小隊伍走過。

今年五月，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在即，有感於國家公園需要建設步道系統，以疏散步行遊客免於與車爭道，並且讓健行者能以更廣闊的角度來欣賞峽谷之美，提昇國家公園的遊憩品質。整修合歡越嶺道當然是最好的選擇，很自然的，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找到了楊南郡。

合歡越嶺道西起霧社，經合歡埡口（今大禹嶺）東下太魯閣，它的西半段就是中橫霧社支線的前身，東段自埡口至畢祿之間，大抵也和中橫合而為一了。畢祿以東，合歡越嶺道仍沿著立霧溪主流左岸而行，而中橫則開始繞著立霧溪的三大北支流迤邐。先繞過魯翁溪上游（慈恩），再繞瓦黑爾溪上游（洛韶），最後之形下至陶塞溪畔，直到天祥再與立霧溪主流旁的合歡越嶺道會合。因此，合歡越嶺道在畢祿到天祥之間，保存三十二·七公里。

天祥以東，起初中橫車道與合歡越嶺道距離極近，因次舊道在公路上僅留下破碎的片斷，例如，在綠水的隧道口上方約三十公尺的地方，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道痕跡。

過了荖西溪（慈母橋），車道仍傍近立霧溪，而合歡越嶺道則倏地拔高至海拔六一〇公尺，先穿過河流附近的森林，再上升至海拔七一〇公尺，從九曲洞上方的危崖通過，一直到錐麓大斷崖。

舊道在海拔七五〇公尺左右沿著斷崖峭壁上人工開鑿的小徑前行，懸空處僅賴一根鐵軌立足，下望立霧溪蜿蜒如帶，公路細小如絲，五百公尺的垂直落差，使人站在峭壁上，猶如站在一百七十層高的摩天大廈頂向下張望，景觀怎能不壯闊呢？看的人怎能不動容呢？

中橫立霧站與靳珩橋兩站之間，編號一七隧道口附近，許多人曾看到下方有一座簡陋的竹吊橋，吊橋由於距離溪面很近，每當暴風雨或颱風來襲時，總不免被急流沖走，這時，住在燕子口巴達岡斷崖上方的兩戶山胞，只好繞過山稜，

從溪畔的立霧壩出入了。

我們曾經沿立霧壩旁的小溪入山，在溪源附近向上爬至海拔六一五公尺的台電施工道，沿廢棄的施工道路，經過五個幽長的隧道，再下抵海拔四六 公尺的巴達岡部落，總共費時五小時。雖然在施工道上可以展望立霧溪入海口的景觀，但是隧道中積水嚴重，且全程需時太久，加上立霧壩不對外開放，一般人並不適宜由此前往。

七月廿七日，得知竹吊橋已經修復，而且許久沒下大雨，我們趕在傑夫颱風來襲前再度前往巴達岡，從海拔二三 公尺的 七一隧道口過橋向左爬昇，一小時後到達海拔四六 公尺的巴達岡部落。

部落恰位在燕子口巴達岡斷崖峭壁的上方，從公路上絕對想不到上面居然有此佳境，兩戶山胞姓卓及高，種植花生、玉米、小米、桂竹及多種蔬菜。部落原有十六戶，基地上仍有番童教育所、派出所、交易所、衛生所的大門水泥柱及水泥基地。

合歡越嶺道的錐麓大斷崖段，根據舊有的資料顯示路上有三個警官駐在所、亦 巴達岡警官駐在所、斷崖警官駐在所及錐麓警官駐在所，全長大約十六公里，昔日路況良好，一日間可由巴達岡走到他比多（今天祥），現在由於部分路徑坍塌，部分則茅草塞途，從巴達岡走到合流（慈母橋），總共需時九小時。

我們知道路上茅草的繁密，早先已經請巴達岡的山胞卓文春前往砍除，他帶領三位親友，總共花三天才將路上的茅草叢中砍出一條路來，因此，此行程前段進行相當順利。

上午十點鐘，我們從巴達岡出發，二十五分鐘後到達巴達岡溪東支流，過溪後翻過一個小支稜，五分鐘就到達西支流，這時候我們驚見三星期前水量豐沛的西支流，竟然乾涸見底，可見得陡峭的地形，保水力多麼地薄弱。支流旁巨大的石壁上，山胞已架設木梯，沿梯而上再上一段陡坡，穿過茅草路，十一點三十分時到達支稜頂點，開闊的景觀令人大為振奮，此後半小時路跡明顯而沿等高線前行，中午十二點輕鬆地到達一個小隧道口午餐，這裡的海拔高度為七七 公尺，山風穿洞而出，令人倍覺舒爽，我們慢慢地午餐並分食一個西瓜，一點也不知道，雄偉壯麗的錐麓大斷崖景觀只是近在咫尺，如果知道斷崖就在距此不到三分鐘的距離，相信誰也忍不住要先去一睹它的面貌罷！

離開隧道口才剛走幾步，走在隊伍最前面的人就發出巨大的歡呼聲：「快來看啊！好壯觀啊！」快步地趕上前去，眼前的景觀真令人難以置信——那陡峭深邃的大理石峽谷，就像地殼上一條巨大的裂縫， 深且狹；谷底立霧溪旁的中橫公路，彷彿一條若斷若續的白線，斷的地方就是公路鑽入隧道的部分，而連續的白線上，來往車輛就像綠豆一樣在上面滾動。

我們所站的位置海拔高度是七八 公尺，正在那著名的錐麓大斷崖上，這一片插天的絕壁，綿延約一公里半，從公路向上望，好像連飛鳥也難以駐足，然而遠在中橫開關前，山胞就一錘一鑿地在上開出這一條平坦的路徑，由於大理石

堅硬的特性，雖然長期沒有人們走動，依然保持良好的路況。絕壁像屏風一樣地開展，步行者上望聳天的峭壁，俯視深邃的峽谷，眼界身心剎那間都開闊了。

二十分鐘後，路上出現一條鏽跡斑斑的鐵軌，底下是懸空的，絕壁上有大鐵釘及粗繩繫住，原來地形開始破碎了，小心翼翼地通過鐵軌，路徑變得僅容一足，下面的溪流依然在流，下面的車輛依然在走，但是步行者的心情卻大不相同，好不容易熬過這一段長約二百公尺的危崖，道路再入林中。

路上有個新起的獵寮，獵寮旁有座紀念碑，那是日據時代的日本巡查班長持館代五郎被山胞誡首之處，這裡也是斷崖警官駐在所的舊址。

古道在疏林和茅草間前行，一路上都缺水，僅在錐麓警官駐在所舊址發現一潭積水，這個駐在所很容易辨認，它有兩層的疊石，每層各高約四公尺，其中第一層疊石綿延約三十公尺，石上有苔，想必含水豐盛。

下午五點半，我們到達一處不明顯的山澗，附近林木參天，位置與荖西溪只隔一支稜，隊員彭勝瑜挖掘潮濕的石壁縫隙，以茅草葉插入接水，不久涓涓細流慢慢滲出，讓我們免於乾渴的一夜。此水源作有記號。

第二天出發約十分鐘，地形又開始破碎了，這一段路比諸昨天更加凶險，古道的痕跡幾乎全崩毀了，若非天氣良好加上成員經驗都不差，很可能出意外，我們與山胞商議，避開這一段路，在崩崖的上方另闢一條路，並把一路上較危險的地方以木梯或棧道確保健行者的安全。大約需時一個月才能完工，也許今年秋天將有許多隊伍來走這一段古道，希望屆時山友們能好好保持古道的原始風貌。

路徑穿過合流點上方的森林，漸次下降至荖西溪，大約共花一小時半，令人震驚的是，連荖西溪也乾涸了。此行承台北縣山岳協會彭勝瑜、黃國盛及台大登山社顧坤惠、紀春興、陳啟昱同行協助，在此一併申謝。

（全文完）

刊登於 74.7.29~8.2 民生報

既非最大 也不是新發現 楊南郡為達歐拉斯瀑布正名

一度傳說是新發現的台灣第一大瀑布「谷園瀑布」，經山友證實有「誇大」之嫌後，負責調查太魯閣家公園古道系統的資深山友楊南郡更進一步說，這個瀑布不僅不是新發現的台灣第一大瀑布，甚至連瀑布名稱都取錯了！

台灣電力公司東部電力處某位主管在二個月以前宣布，由於立霧溪發電計畫新闢施工道路，在立霧溪上游深山峻嶺間發現一道大瀑布，氣勢雄偉，可能是台灣第一大瀑布。這個消息引起傳播媒體注意，曾大加報導，並冒出了「谷園瀑布」的名稱。

楊南郡說，事實上，在民國廿年出版的日據時代「台灣蕃地五萬分之一等高線圖」上，即詳細標示了這個瀑布，並取名為達歐拉斯瀑布，絕非「新發現」的

瀑布。

他說，「達歐拉斯」是泰族語「斷崖」之意，因當年在立霧溪與瓦黑爾溪會流處，是達歐拉斯部落所在，這個部落位於河岸斷崖下的一處平台，所以早年發現瀑布時，便以最靠近這個「達歐拉斯」瀑布的部落名稱，冠在瀑布名稱上，命名為達歐拉斯瀑布。

至於「谷園瀑布」之稱，和達歐拉斯根本沾不上邊，因為谷園是在陶塞溪，與立霧溪的瀑布無關。此外，還有人將達歐拉斯瀑布稱為「西托博闊瀑布」，也是不對的，因托博闊溪是在立霧溪上游杜銜山附近，和達歐拉斯瀑布現址有好一大段距離，硬把托博闊套在達歐拉斯瀑布名稱上，真是「亂點鴛鴦譜」。

74.12.10 民生報

開拓太魯閣國家公園健行遠景

楊南郡闖遍山林 整理十條步道

由崇山峻嶺構成的太魯閣國家公園，除了橫斷其中的中橫公路及一些產業道路外，其餘地區幾乎都是人跡罕至的原始山林。資深山友楊南郡卻在一片荒莽中，整理出十條步道，為未來太魯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繪出藍圖。

楊南郡是以民間山友身份，第一位參與國家公園調查計畫的人。去年七月起，他接受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委託，負責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計畫，從此不分風雨天晴，幾乎每週六、週日固定由台北出發，到花蓮展開調查。

半年來，他不僅對於合歡越嶺古道主線更加了解，打通錐麓斷崖古道就是其中最主要「工程」之一，同時，對於主線以外其它地區，他也由地圖研判及實地勘查，發掘出八條步道，合組成太魯閣國家公園自然步道系統，為日後太魯閣國家公園遊憩及登山健行開拓遠景。

楊南郡說，依照他目前構想，太魯閣國家公園可分為七個區，除了南區及西區因三千公尺以上高山居多，地形險惡，不宜闢為一般健行步道外，其它地區都有步道相通，可深入欣賞太魯閣國家公園內部各種景觀。

依照他的規劃，在立霧溪口以北至清水山、曉星山、二子山稜線的立霧溪北支流、沙卡礑溪荖西流域，屬東北區，其中有沙卡礑溪步道和二子山步道。前者由立霧溪發電廠起經大禮、大同至溪源，可延伸經曉星山東鞍北接和平林道。後者從慈母橋下合流點為起點，沿荖西溪溯源，由東面二子山南稜上二子山西鞍，北接和平林道，沿途都有豐富的峽谷景觀。

接著是立霧溪下游區，其中立霧溪四條北支流荖西溪、西卡拉罕溪、陶塞溪小瓦黑爾溪下游等，擁有很多山地古道，交織猶如蜘蛛網。經楊南郡整理出來的除了錐麓大斷崖步道外，尚有合流、梅園步道和陶塞溪步道。

錐麓斷崖步道自天祥至溪畔，是合歡越嶺古道的精華段。合流梅園步道自合流、荖西溪口溯溪西北行，經巴支岡、西奎舊址西折，溯西卡拉罕溪溪源、蓮花池到梅園。陶塞溪步道自回頭彎起，沿陶塞溪西岸北行，經梅園、山里社至陶塞社舊址（即上梅園）。

在北自南湖大山、中央尖山稜線，南至陶塞舊址的區域，連同中央山脈東南側的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河流域，是楊南郡所指的北區。區中有陶塞、南湖大山步道和梅園、中央尖山步道。

陶塞南湖大山步道自陶塞起溯溪北行，經布嘯、布干、阿黑揚、格摩蘭等大獵寮至南湖大山中南峰岩洞，再到布那奎南湖圈谷營地。梅園中央尖山步道則自梅園起，往回沿小瓦黑爾溪西岸行，經西拉克、瓦黑爾社舊址，北溯溪源至中央尖山南壁，上至北鞍。

第四區立霧溪中上游區包括天祥以西、立霧溪掘鑿曲流及托博閣河流域，其中有合歡古道主線畢祿、天祥步道，以及卡拉寶、合歡東峰步道，有待今年繼續探勘。

第五區東南區為三棧溪南北支流流域，有一條三棧溪步道，自三棧溪河口先經二支流間稜線西行，漸入稜南，走南支流北側，迴旋至桑巴拉勘舊址，沿途欣賞峽谷地形。

楊南郡說，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域內，還有五、六條其它步道，有待進一步探勘、整理。至於卡拉寶、合歡東峰步道因荒廢過久，艱困難行，將專案處理。

在尋訪古道過程中，楊南郡不僅作地理上的觀察，還遍查古地圖及有關書籍，了解古代泰雅族文化及山胞抗日遺址，使他對太魯閣國家公園步道系統所蘊涵的人文意義，大為著迷。他說，未來國家公園管理處若能將太魯閣的歷史與地理特性結合，建立一套解說教育系統，將使太魯閣國家公園更發揚光大。

（記者 黃安勝） 75.1.22 民生報

碧綠 楊南郡等勘察天祥中橫古道

過古白楊大崩崖 險象環生

楊南郡等十三人，前天完成碧綠至天祥段中橫古道勘察，這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越嶺古道調查研究計畫的一部分，主持人楊南郡表示，明年可提出完整的研究報告。

這一次他們以三天兩夜的時間，走完三十二公里長的古道，先前已雇請四名山胞，以二個半月時間鋪便橋、砍茅草、危險地帶牽鐵線，大體上古道還算完整可通行。

行程中，古白楊大崩崖長有三公里，花了兩小時才通過；其中五百公尺路段最危險，在此處，勘察隊成員之一的陳仲玉教授失足翻滾三次，差點墜崖，另一

隊員王素娥被踢落的石頭打到額頭，滿臉是血，急救後下山。

古道共經過日據時代三座吊橋，立霧溪支流魯翁溪吊橋（長一五公尺）及古白楊吊橋（長五十公尺，都良好可走，接近天祥的鶯橋（長一一三公尺）木板脫落一半，橋面傾斜，不能走，必須繞道。

他們九日由碧綠入山，經卡拉寶、西拉歐卡舊部落，到海拔一四四公尺的小溪獵寮。第二天過魯翁吊橋、列柏克部落遺址、見晴，沿羊頭山東支稜稜尾南腰走，過古白楊，到荻坂埡口（高一二七公尺）紮營。十一日繼續走到天祥下山。

楊南郡表示，目前路況還可以，半年後維修就無法保證。

參加這次勘察的有：楊南郡、王素娥、林古松、吳澄寬、簡進清、方容賢、郭信裕、廖吉成、陳文煌、簡燕青夫婦、陳仲玉及黃文卿。 74.11.13. 民生報

合歡古道探勘行

楊南郡

大約二十年前，我在台南市立圖書館看到一些有關合歡越嶺的日文書，其中一本是「太魯閣蕃討伐誌」；書中詳述為了平定當時頑抗不休的太魯閣泰雅族山胞，民國三年起日軍及日警如何大費周章，從霧社整修此一工程艱鉅的越嶺道，以及卡拉寶、西拉歐卡、古白楊等部落，誓死作戰，損傷慘重。

另一本書是太魯閣戰事過後，一位日籍教師健行於這一條當時已是部落間交通要道及熱門健行路線的合歡越嶺道上，字裡行間充滿對台灣山岳的熱愛和對大自然的天人契合，與征蕃記裡濃厚的殺伐之氣，簡直判若天堂地獄，但是給予我的心靈震撼則無軒輊。當時我多麼想踏著歷史的足跡，一一去尋訪這些文獻中的軼事，然而由於東西橫貫公路是沿著合歡古道而建的，我一直以為：記載中的古道已蕩然無存了。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我在碧綠附近受阻於颱風道路坍方，巧遇一山胞，告以山地居民有時由碧綠神木沿小徑下天祥，只要一天即可到達，但是當時風雨未息，而沿途路況未明，不敢貿然前去。

返家後翻閱資料，赫然發現：原來中橫自碧綠以下，因古白楊大坍方地形不易克服，以及魯翁溪，瓦黑爾溪橋距過長，改沿合歡越嶺道的洛韶支線走，（今慈恩、洛韶、西寶段），自碧綠至天祥間三十二·七公里的主線因此得以保存。這幾年來，我一面加強收集研讀有關合歡古道的資料，一面也試行做過幾次小規模的探勘，並於民國六十九年十月發表中橫舊道一文，介紹了巴達岡錐路大斷崖段及天祥至碧綠段古道，希望召集同好把古道復甦。

今年二月，獲悉中研院陳仲玉先生有個太魯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計畫，於是把合歡古道介紹給他，並邀集王素娥與高市登山會林古松、郭信裕、廖吉成三位好友助陣，第一次大規模試走合歡古道，可惜天雨如注，加上古道久未有人

走過，榛莽叢生，坍塌處處，只走到卡拉寶與西拉歐卡間之溪谷，就半途折回了。回程悵望煙雨茫茫的立霧溪谷，古道正在雲深不知處，失望之情，不言可喻。

不久，我受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主持合歡越嶺古道之調查與整修研究計畫，多年心願得償，立刻快馬加鞭探勘。先是把較短的一段：錐麓斷崖古道踏查完畢，然後輪到重頭戲——碧綠至天祥間的古道。

由於合歡古道碧綠至天祥段年久失修，如果貿然前去，中途可能會因太多無法預期的事故而耽擱。考慮後決定雇用秀林村的泰雅族山胞江清春，由他負責招募親友合力先把該砍的茅草砍了，該搭的便橋搭好。

十一月五日，江清春來電告知路已開好，希望我們儘速前往。於是急忙聯絡古道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王素娥與顧問林古松及吳澄寬，並約集了高市登山會的方容賢、陳文煌、郭信裕、廖吉成，以及百岳俱樂部副部長簡進清。行前，中研院的陳仲玉及國家公園組的黃文卿亦加入，加上兩名山胞，一行十三人浩浩蕩蕩地出發了。一切看起來都很不錯，唯一不對勁的是：連續晴朗了好些日子，出發時卻開始飄起綿綿細雨。

從碧綠神木旁小徑下去，一個多小時就到達卡拉寶舊部落了。部落四周原有大量赤楊純林，由於濫墾濫伐，只剩山稜上一小片，我們在梨樹間看到昔日屋宇的地基，大，以及很容易辨認的數棵高大柳杉，表示日警的宿舍亦在此。吃過飯後正要出發，忽聽山徑上大聲喊叫，原來簡燕青及其新婚太太也來了。這樣龐大的探勘陣容，使人一則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好手如雲，成功的機會加大，路上也不寂寞；憂的是此去古道情況完全不知，是否有夠大的營地供十五個人過夜？

由卡拉寶往西拉歐卡的路，今年二月我們已走了一半，古道沿立霧溪北岸走，路況大致不錯，每隔一段距離，路肩上就植有一棵台灣杉，樹幹已可合抱，想來是五、六十年前所植的。

大約一個半小時，到達卡拉寶與西拉歐卡間的小溪，附近古道完全崩毀，這是上次探勘的折回點，此次由於山胞已事先綁好鐵線及棧橋，於是沿瀑布小心下降，繞路再回古道。

此後大約一小時，古道情況極好，除了有一處崩塌外，大致上路經過優美的森林，仍然保持著一公尺以上的標準路寬，當然，這和山胞事先來清路也有關係。下午三點，我們到達海拔一四六公尺的西拉歐卡。這是羊頭山東南緩稜上的大部落，附近地勢平坦，猶可見舊日屋舍的地基疊石。由此前行約十五分鐘，到達第二條小溪，過溪後路旁有兩個天然岩洞，大約可容納五人，由於我們人數眾多，決定背水返回西拉歐卡。

不久，取水的同伴回營告知，小溪上方有兩座獵寮，由於天仍下雨，決定到獵寮過夜。是夜，風雨轉大，在殘破的獵寮中聽雨聲、溪聲，整夜不停，唯恐因天氣不佳再度失敗，心中懊惱不已。

下了一整夜的雨，第二天早晨起來，卻碧空如洗，大家在歡欣中收拾背包，

趁著朝陽趕路。經過了一天一夜的雨，小徑上紛紛冒出鮮潤潤的野菇，配合一路啾啾的林鳥和道旁繽紛的鐵線蓮，彷彿走入綠野仙蹤的童話世界。

上午八點三十五分，我們到達魯翁溪吊橋，令人驚異的是：這一座建於五、六十年前，又有三十多年沒人走過的吊橋，依然保持著絕佳的狀況。原先我們估計過魯翁溪，必定要繞道下溪，至少需花費一小時以上，這一座長達一百四十公尺的大吊橋，有如上天恩賜的禮物，使我們驚喜萬分。

吊橋兩端各十公尺，由於時日太久，已長滿植物，分不出是橋是樹，走到中間，下望澄碧的溪水泛著白花，與兩岸因秋深而點綴的紅、黃色樹冠，豈是一個美字說得完？

過橋後十分鐘，古道穿岩洞而過，再十分鐘到達支稜上，左右都有路。據山胞說：右邊向稜尾的小徑下去有許多石碑，是當年日軍與山胞作戰陣亡者之墓。這時濃霧漸湧，從稜尾下望一片渺茫，由於往回約需三小時，我們暫且放棄，順著左方古道再走十分鐘，到達海拔一三一公尺的巴多諾夫部落，在一片蔓草中，我們把當年的石牆石階清理出來。這附近應該還有個見晴警官駐在所，「見晴」的原意是「展望良好」，可惜四下裡已是一片霧茫茫，只隱約看到數棵柳杉，讓我們確定這是古道上的一個據點。

十一點半，經過小部落列柏克，到達古白楊吊橋，橋長約八十公尺，因霧濃而看不到對岸，連橋下都是一片濛濛白霧，走在吊橋上彷彿凌虛御空。

中午到達最大的古白楊部落，這裡原有國小、派出所、衛生所等，由殘存的門柱和地基可以知道規模不小。部落由七個大平台構成，地勢平坦而肥沃，目前已被濫墾，我們在一棵可容二十餘人的大工寮午餐後，立刻出發，因為有名的古白楊大崩壁已經在那兒嚴陣以待了。

古白楊大崩壁的地質是石英岩與綠泥片岩的夾層，由於綠泥片岩特別軟弱，遇雨水即崩塌，大塊的石英岩失去支持，亦隨之崩落，因此形成嚴重的切入式坍方。在古白楊午餐時，山胞就喃喃自語斷崖太可怕了，及至站在斷崖前，我們才明白事態的嚴重。

原來古白楊大崩壁的可怕不只在於它的險峻陡峭與猙獰的岩石在乳白色的濃霧掩飾下那可怖的外貌。大崩壁最令人膽寒的是那鬆動的巨石，無法著力又隨時可能崩垮。果然，陳仲玉在剛走幾分鐘就失足翻滾三次，幸虧抓了一叢草止住下落之勢；不久，我在奮力向上攀爬時又踩落了石塊打中王素娥的額頭，一時血流滿面，在斷崖上緊急止血紮繃帶，一時人心惶惶。

花了兩個小時全隊才通過崩壁，之後路況亦未好轉，在峭拔的山壁上踩著茅草根緩慢前行，與上午那輕鬆優美的古道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好不容易在下午五點半到達茨坵埡口，這時天色已暗，這是唯一平坦之處，顧不得埡口風大與缺水，就在此紮營，算起來今天整整走了十個小時，尤其下午路況那麼壞，真難為大家了。

早晨由於缺水，大家僅吃一些餅乾和橘子當早餐。在收拾帳篷時，發現昨天

紮營的位置，恰在一個石片堆砌的平台上，台前還有四級石階，想來這個埡口曾是個重要的關口。

從埡口向北下去，古道迅速地之字型下降，再順著稜線北面峭直的山壁一路向下。「荻坂」的本意就是長著荻草的陡坡，如果由天祥上來，走這一段路也夠受的了。對人來說，走合歡古道只是很累，但是對野生動物來說，這一條路無疑是「死亡之路」，從西拉歐卡開始，一路上我們不曉得破壞了多少吊子，包括上百個捕捉走禽小獸的小型吊子，以及數十個用六股鐵線布置的大吊子，而是光在荻坂這一段路上，就看到一隻飛鼠木乃伊，一隻剛死不久的大飛鼠以及兩隻美麗琉璃鳥，其中一隻斷腳尚活著，雖然放生，恐怕也活不長。人一面嗟嘆琉璃鳥紫藍光澤羽毛的美麗，一面對這些天羅地網痛恨得咬牙切齒。

自昨天近午開始瀰漫的濃霧，一直到現在才稍稍的散開，從古道上可以清楚看到對岸的中橫，上午七點五十分，我們到達西奇良部落，這是建造在短山稜的部落，由古道向上看那十幾層階梯與石壁，有若古城牆一樣，西奇良部落下方

有個平台與獵寮，約可容納五頂帳篷，由西奇良沿古道下行五分鐘有水源，因此，這裡可以算是一個好營地。

剛過西奇良，山胞就緊張兮兮，原來前面不遠處有兩個虎頭蜂窩，上回清路時，他被螫了兩針，餘悸猶存。為什麼近年來虎頭蜂特別多？我想這與牠們的天敵——鳥雀被獵捕過度有關，虎頭蜂缺乏了制衡族群的力量，自然大量繁殖而危及人類了。

我們不敢騷擾虎頭蜂，在距離蜂窩一百十公尺處就開始繞道，身穿嚴密的雨衣，奮力地爬上陡直的樹林，又不敢弄出聲響，待脫離險境時，每個人都憋出一身汗了。

九點十分到達鶯橋，這座長達一百三十公尺的大吊橋，完成於民國十年三月，雖然橋柱及鋼纜情況都還不錯，但是可能由於此地氣候較溼熱，橋面的木板已經泰半腐朽了，橋的兩端也被蔓草所包圍。

我們把附近的雜草砍除，讓整個橋柱露出來，再挖去文字上的苔蘚，現出美麗的古寫「鶯橋」兩字，拍下紀念照後沿橋頭的小徑慢慢下降到瓦黑爾溪畔。

從鶯橋的小徑下瓦黑爾溪，不多時，走在最前頭的人就大聲讚歎。我們從樹幹間隙向下望去，只見眼前擺著巨幅藍白相間的抽象立體雕塑，蔚藍清澄的瓦黑爾溪水，在雪白的大理石峽谷中迂迴流過，千萬年來已把這些巨石琢磨得圓潤晶瑩。

大家忍不住地搶拍各種畫面，溪底是清純的藍與白，山麓是紅、綠、黃的濃秋色，瓦黑爾溪谷真是美得像個夢！經過了長途跋涉，到這裡有告一段落的意味，於是燒茶的燒茶、煮飯的煮飯，牘下的人或取出各式的地圖互相研究這一次的行程與下一回的計畫，或乾脆徜徉在巨石上，看天看地聽溪聲。

合歡古越嶺道，過了鶯橋後，原本繼續順瓦黑爾溪至立霧溪相會處，再沿立霧溪西岸山腰路到天祥，大約還有五公里。今年二月，我們從天祥出發，過了兩

溪的會流點，再深入五百公尺處，發現由於台電立霧壩的開路工程，已使古道遭到破壞，斷路前山壁崩得陡直，除非插翅方能通過。

原先我們以為下溪上到鶯橋對岸，還能走一段古道或者可順台電施工路由文山附近的施工隧道走出去，山胞卻一口咬定施工道路也已全部崩毀，「現在連猴子也過不去了！」這是山胞說明地形遭到破壞後的形容詞。我還有些不信，特地和林古松先生走過去看看，果然絕壁千仞，卻無立足之處。從天祥後斷路之處到鶯橋，大約還有一公里半的古道是我們無法走通的，對於這次的行程來說，算是一個小小的遺憾，但是想到：這條合歡越嶺古道，數十年來不毀於自然力量，卻在短期內因人為而斷掉了精華路段，對太魯閣國家公園來說卻是多大的遺憾！

依照昔日記錄，從鶯橋到天祥步行只要七十分鐘的下坡路，由於「此路不通」，我們只好反其道而行，沿古道支線先爬上溪對岸山腰，走一段茅草掩沒的台電施工道向瓦黑爾溪上游走，再沿一條陡直的短支稜奮力往上爬，最後上抵洛韶與西寶間的一個果園，足足爬升了四百公尺。

綜觀合歡古道現存的兩段路，巴達岡 - - 錐麓段路程較短，腳程快的人可能以一天通過，由於後半段路況較差，一般建議隊伍只由巴達岡走到斷崖山洞附近就折回，可看到壯觀的峽谷風景而不必冒險。至於碧綠到天祥段，建議暫時只走到古白楊，就沿小徑上新白楊，這前半段路有森林之美，曲流溪谷之美，卻沒有往後斷崖、蜂窩的危險性。

台灣廣大的山區裡，其實還有許多昔日重要的道路，如果一一整理出來，都是絕佳的健行路，以合歡越嶺古道來說，還有數條支線像蜘蛛網一樣地互相交織，除了將盡個人之力，努力把它們一一發掘出來外，也希望各地同好能合力讓這些荒廢多時的步道，一一重見天日。（全文完） 74.11.15.~19. 刊登於民生報

中央尖山 開拓新路線

楊南郡

民國五十九年七月，我與五個伙伴首次試探由中央尖山與東峰間的鞍部南下小瓦黑爾溪谷，在大雨中經過兩天跋涉到達天祥。（第一天由鞍部南緣之溪源崩壞地小心下降，沿小瓦黑爾溪走到會流點旁的石洞過夜，第二天尋獲獵路，沿溪東岸下至回頭彎轉天祥）。這十五年的漫長時間裡，沒有聽到登山界人士走這一條中央尖山南路線，令人興起「後不見來者」之嘆。

時間：七十四年十月廿六~卅日

人員：楊南郡、伍玉龍（東埔山胞）

這一次活動是為了太魯閣國家公園內景觀與步道之勘察，以及重新印證我十五年前由中央尖山南側下山路線而行。這是我第二次以個人力量探勘，希望將來上中央尖山的人有主線與輔助路線兩條路線的選擇。中央尖山的東南稜雄峻峭拔，稜上眺望南湖群峰與無明山連峰，角度非常適宜，而且兩旁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溪

切割劇烈，的確是難得一見的景觀。

二十六日八時半由天祥之西回頭彎向陶塞部落方向走，過了橫跨小瓦黑爾溪的吊橋三十公尺，路左有木梯，由此上去便是日據時代梅園 - - 中央尖山道路。（註：此處的梅園是指現今之九梅園）沿獵路上行，經過瓦黑爾台部落竹屋（已無人煙），再經一無名部落廢墟而到一獵寮過夜（C1）。

二十七日獵路仍傍著小瓦黑爾溪東岸危崖伸長，越過一短稜後在第二支稜尾（一千七百公尺）帶水上三池山之西稜，當天於主稜上過夜。二十八日晨登上三池山（二九一八公尺），眺望到壯闊的雲海及浮現於雲海上另一角度的南湖連峰及無明山連峰，嘆為觀止。由此再上一雙頭峰，後稜線成為八座鋸齒狀小峰頭，當天於二九四 峰前之三叉峰上石洞過夜 C3。

二十九日仍是一峰比一峰高尖岩密接的鋸齒狀稜，驚險萬分，每處低鞍均為陶塞溪源與小瓦黑爾溪源的分水嶺（兩旁溪源接近最低鞍部），因受溪流之向源侵蝕作用，稜之兩旁均成陡直的崩壁（小石密佈的崩壁）。繼續走岩稜，由此至中央東峰前有一段直上六百五十公尺的岩石陡坡，岩尖之間部分使用繩索確保安全，這與十五年前我曾經冒險由中央尖直降之路線不同。當時走溪谷的下山路線，與本次走三池山岩稜之上山路線，使我充分理解到台灣山岳得雄偉與溪谷驚人的對抗作用。當天爬東峰與中央尖山後，下降香菇寮過山上的最後一夜。C4。

感想：

一、新路線的開拓，的確是費時、費心、費力的大工程。以此次中央尖東南稜的開拓來說，數年前便開始判讀「台灣蕃地五萬分之一地形圖」，而且在出發前一個月，我個人就到西寶附近上山的路徑及梅園附近上山的路徑勘察了三條，分別是 1.西寶農場後山，2.小瓦黑爾溪西岸，及 3.小瓦黑爾溪東岸，最後才選擇由吊橋（小瓦黑爾溪上）沿小瓦黑爾溪東岸行。

二、台灣高山之攀登，由林文安、邢天正、丁同三、蔡景璋四位老前輩帶領風氣，可稱為「光復後前期」、「中期」激起一陣「百岳風」，在短短幾年間完成百岳的人如雨後春筍，紛紛冒出來。然而也由於這樣使得過去花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才攀登完百岳，變成二年左右就完成了，競速的結果，反而造就攀登高山人員的「斷層」現象。能力好的一下子完成了，就收腳不再登高山，一般人則停止於五岳三尖而已。過去那種慢慢帶著新秀在攀登過程中磨練出對山熱愛的人，似乎一下子全不見了。難怪這兩年來百岳之聲已沉寂，而完成百岳的人也沒有能力或興趣向早期林文安等人不斷地去開拓新路線。

三、目前可說是「百岳後期」時代，登山者也逐漸朝向岩登及溪谷溯登的技巧，正可以利用此來作變化路線。比如說由克難關爬上石門山，輕鬆之極，簡直是勝之不武；然而若改由北壁上爬，難易之別，至少相差一千倍。台灣高山雖多，但如依傳統路線步前人之後塵，頂多二、三十次就走完了。變化路線(VARIATION ROUTE)的時代已來臨，歐洲阿爾卑斯山脈或喜馬拉雅山區已逐漸成為岳人競走變化路線的舞台，在我們台灣也應朝此方向去進行。「舊山新爬」能增加更多

的冒險犯難的精神與高度趣味性，值得大力提倡。希望我們最近的「卑南 大武」及「中央尖南線」連續的探勘活動與成果，能拋磚引玉，給岳界帶來一股風氣。

- 74.11.4. 刊登於民生報

純白大理石峽谷的魅力

王素娥

神 秘 谷

遊山玩水，有時不必拘限於特定目標，像我們，隨機而發，隨遇而安，偶爾被一個地名吸引，循著這條線索，往往竟能找到夢寐以求的桃源。浮生專欄即將結束，但是台灣仍有無數美好的景致有待發掘，希望你也能作一個專訪者，為自己以及朋友找到一處處更美好的風景。

「神秘谷」這個地名足夠吸引您嗎？當您中橫健行，由天祥徒步至太魯閣，讚歎了九曲洞、燕子口、長春祠的造化之妙，很少人留心到，距離太魯閣不到一公里，有個神秘谷招呼站，招呼站在 81 號隧道東端，站在這兒向對岸望去，只見壁立的山稜間一道清溪流出，立霧溪原本水深而急，在這支流交會處，居然清淺可涉。回到隧道的西口，您可以在路旁找到隱約的石徑下抵河床。從沙多水淺處橫渡過去，對岸一塊巨石左邊，就是神秘谷的入口 - - 沙卡丹溪採金道路的起點。

起初，陽光可以照進溪谷，回頭還可以看到中橫公路及山腰上的禪光寺，漸漸地山勢夾攏，溪谷籠入一片憂鬱的陰影中，一股神秘的氣氛也漸漸向您罩下來。小徑鑿在大理石峭壁上，寬約一公尺，十分平整。日據時代採金者不遠千里，不辭勞苦地一寸寸開路、一籬籬淘金，神秘谷的神秘處在於它豐富藏金的傳說。而現在採金的人潮早已消逝，神秘谷依然叫作神秘谷，只因為它的美帶著靈性，能震懾您的心神！

清澈的溪水，沖開灰白的大理石壁，行程左彎右曲的流路，每個轉折處，都是一個個圓弧行的潭，潭水並不深，清澄得可以見底，卻有似海水般深沉的藍，溪水流過峭壁下的潭面，就像一個個水汪汪的大藍眼睛，不住地眨動。崩落在溪底的大理石巨塊，常年被流水鑿沖，已經被雕刻成千奇百怪的形象，與東部秀姑巒溪中有名的「萬物相」景觀不相伯仲。而您走在峭壁鑿成的小徑上，不時能找到下溪的岔道，可以下去與石雕怪獸嬉遊。

且走且遊，大約四十分鐘，谷地暫時開朗，這兒有五戶泰雅族人家和神秘谷檢查哨，如果您只是隨興而來，就在檢查哨前折回，一路品味神秘谷前段的峽谷回去，有備而來的辦好秀林鄉的入山證，就可以繼續您的神秘谷探秘之旅。

檢查哨是摒擋「文明污染」的關口，果然，過檢查哨後道路更幽寂了。峭壁下方是流水磨成光滑滑的石壁，上端因為年代久遠，壁縫中已長出檉柳之類的植物，鳴鳥在軟枝端婉轉輕啼，或許您還可以瞥見台灣獼猴，獼猴於絕壁枝幹之間，

而懷疑是否身入長江三峽。

秋風吹起，變黃或轉紅的落葉，自石壁上飄飄而下，使神秘谷的哀愁又增添幾分，這種清淒幽寂的美，在台灣已經很難尋覓了。儘管寂寞，路況卻不見轉壞，依然是一公尺寬平整地鑿在石壁間，依然是深藍色的大眼睛陪伴著您一程又一程。

大約一個小時，溪谷上端有條巨大的水管橫亙，原來這是立霧發電廠的汲水管，這兒另有取水口和大水閘，只見白沫奔騰，隆隆水聲不絕，雖是峽谷，小徑卻已接近水面。漸漸地河床變得開闊，前面又是個世外桃源。這美好的谷地，只住兩戶人家，都是臉上帶著刺青的泰雅族老山胞，養著雞群，栽植竹林和各種蔬菜，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竹屋旁邊桂竹及梧桐林旁有小徑，我們就循小徑上去探訪大禮部落吧！

小徑清晰寬闊，但是相當陡峭，沿途穿過桂竹林與原始林的界限，下望神秘谷早已不見蹤影，但是對岸尖聳的三角錐山，造形之美又令您擊節讚歎。大約一個半小時上抵大禮部落，這是一個袖珍小部落，全部都是竹造的小屋，卻有個鑲嵌彩色玻璃漂亮的小教堂。穿過部落上行十分鐘，到達沙富溪林道的流籠頭，這兒正在太魯閣的正上方，左邊有小徑沿水管旁下去，大約一小時就能下抵蘇花公路上的立霧發電廠了。

70.1.3.中國時報

寂寞桃花源

王素娥

蓮 花 池

您見過蓮花嗎？呵，當然見過！植物園裏有一口大荷塘，誰不曾在塘畔流連過呢？真的沒見過的人，至少也看過張大千的墨荷吧。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自古以來就是文人雅士歌詠的對象；荷葉、蓮子、藕，更是廚房裏的寵物，中國人和蓮花有很深的淵源呢！

您見過蓮花池嗎？近年來由於市場殷求，許多稻田改植蓮花，微風一動，荷香四溢，蓮葉田田，蓮花婷婷，遠望綠雲紅霞分壤相接，好不賞心悅目！如果整個山谷都長滿蓮花，您能想像那是怎樣的景觀嗎？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蓮花池，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蓮花池」是地名，也是指谷中的大蓮池，那附近只有十八戶人家，幾萬株蓮花幾十年來，在那兒寂寞地開了又謝，從來沒有邀得一分關懷；十八戶榮民十八年來，在這裏落腳開墾，幾乎快被世界遺忘了。蓮花池彷彿是失去的地平線裏的香格里拉，也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蓮花池並不是在很僻遠的地方，從花蓮往返，一天儘夠了。您可以在花蓮公路局站，搭乘往慈恩或洛韶的普通車，經天祥、文山，在回頭彎下車，回頭彎是一個很突兀的大迴轉點，三面環水一面峭壁，公路在這裡轉了一個大彎，您就從

轉彎的地方循小路，沿著陶塞溪走下去，這路寬約三尺可供摩托車行駛，是鑿開峭壁築成的，和天祥以東的公路有些相似。大約十分鐘後到達清流吊橋，橋下是陶塞溪和小瓦黑爾溪的交會點，激流奔騰如萬馬，就算您不去蓮花池，路經回頭彎時也該過來看看這份氣勢。

過橋後循摩托車徑再走廿分鐘，路左有九棵古老的梅樹，但見枝幹 曲，苔痕斑斑，主幹已可合抱，想來應是百年之物，此時路右方茅草中有條小徑，由小徑下去十數步，可以看見另一座吊橋 - - 九梅橋。過橋之後，路不再像方才那樣平坦好走，小徑仍很明晰，只是稍微崎嶇了點，一路都是爬坡，有人開始口出怨言了，別急別怨，太容易就找到的桃花源，有什麼意思呢？

一小時後，路豁然開朗，再也不是走在陰暗的樹林下，路旁已是稀疏的梧桐林了，整條陶塞溪谷橫在腳下，有一點君臨天下的滿足感。小徑呈之字型地向上爬昇，越走視線越開闊，白雲居然從身邊悄悄地飄過去，您現在站的地方，已經超過一千公尺了。繼續走幾分鐘，經過一個小茅棚，咦？山上反倒是有這樣寬大的路？原來這是山地居民，特地為守推車開闢的道路，這種山上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支解成許多部分，慢慢吊上來的，其珍貴可知，山地居民生活的艱苦也可想而知。

您可以沿手推車的大路慢慢地繞上去，心急的人當然也可以抄小徑。路不再像剛才那樣陡，但是仍在爬昇。爬昇、爬昇，蓮花池怎麼還不到呢？路漸漸平了，路兩旁修長的碧竹慢慢地引您走進一個奇妙的山谷，實在難以想像：在這一帶峭壁林立的絕巖之上，怎麼會有這樣安詳的小山谷？又怎麼能夠被發現呢？原來幾百年前，泰雅族獵人追逐野獸至此，驚異於這個世外桃源，於是逐漸聚居成一個相當大的山地部落，當時取名「索瓦薩魯」(Sowasaru)，日據時代因為強悍不馴，被強迫遷村，於是蓮花池畔杳無人跡，直到民國四十九年，開闢橫貫公路有功的榮民，披荊斬棘地來到此地種植梨樹，蓮花池才沒被淡忘。

啊，終於看到了！這直徑五百公尺的大水池裏，果然長滿了蓮花，綠葉簇擁下的紅荷，多如天上的明星，隨風款擺是一種姿色，在細雨雲霧下，不知又是何等情緻？池邊肥沃的土地上有些梧桐，有些玉米。從回頭彎走到這裏，一直不曾見著半個人，當初來此的榮民有些死了，有些走了，賸下來的一半娶了山地婦女，一半孤老無依，幾間竹屋併列在路旁，寂寞籠罩了整片谷地，這個像桃花源一樣安詳的盆地，穿過竹林拂過蓮梢的微風，竟然好像都帶著一絲絲歎息。

67.11.11.中國時報

激流奔騰的溪谷

王素娥

陶 塞 溪 谷

陶塞溪谷很可能是台灣島距離文明世界最近，而又受到最少干擾的地方。半年前，我曾以「寂寞的桃花源」為題，介紹了溪谷東岸山稜上的谷地 - - 蓮花池。

之後，接到許多讀者來函，表示濃厚的興趣，使我更堅信：物質生活進步愈是快速，人們渴望追求樸質，拾回野趣的願望也愈迫切。所以，今天我們特地引導您，沿著溪谷西岸的步道溯溪而上，沿途經過下梅園、上梅園兩個部落，最後到達山胞「哈隆·烏來」的家。這是一條沒有目的地的健行路線，風景本身就在整條路所經過處，如果您時間充裕，就在山胞家中過夜，享受一百年前的生活方式，否則只好當天往返，以中午走到那兒為限。

從花蓮或天祥搭乘往洛韶或梨山的公路局普通班車，在回頭彎站下車，下車後，在彎處的頂點，您可以看到一條寬約三尺的小徑，這條小徑從起點到上梅園，大約十二公里，沿途沒有大起伏，如果您藝膽高大，敢在懸崖峭壁上飛馳的話，甚至可以摩托車前去呢！

小徑一開始，就鑿在峭壁上，數十公尺下面是湍急的陶塞溪，台灣省通誌地理篇對這個地方的描述是：「本區各河流路，河蝕劇烈，下切特甚，到處呈標準之峽谷地形。」現在，由您來印證地理篇的描寫是不是夠真切？事實上，整個陶塞溪谷，除了上下梅園兩處段丘外，其餘的地方都緊緊地夾在峭壁峽谷之間，難怪溪流這樣地暴烈，溪聲這樣的激越，泠泠傳響於整個溪谷中，一路不絕於耳。

十分鐘後，小徑通過一座長吊橋，這裏是小瓦黑爾溪和陶塞溪的交會點，本省再也找不出比這裏更壯麗的風景，如果您沒有時間走太久，至少也要到此瞧一眼。過橋後十五分鐘，路左有九棵古梅，路右的小徑通往九梅橋，是我們曾經介紹過，前去蓮花池的路線。

我們沿著溪左小徑走，剛才說過，這是一條十分平坦的路，雖然不久又有崩壁斷崖，但是沒有絲毫危險，崩壁主要是由大理石和蛇紋石構成的，蛇紋石常伴著翠玉礦脈，也許您因為好玩而撿起的漂亮綠石頭，竟是一塊上等翠玉呢！

大約一小時，到達下梅園，由於村落位置比道路低，時間不多的人，可以不去走訪，繼續未竟的路。道路仍是平坦地盤在山腰，溪流依舊奔騰不已，經過三座吊橋，再過一小時，到達上梅園，這時會令您眼前一亮，難道又是一個桃花源？

上梅園是一個平坦的高位段丘，舊稱陶塞社，原本是泰雅族陶塞番的聚落。段丘肥沃的土質呈現近乎黑色的深褐色，使得栽植整齊成行的蔬菜顯得更翠綠，這些蔬菜卻不是準備食用的，由於運輸不便，當地以生產質輕量少而不易腐爛的菜籽為主，因為地廣人稀，居民都有一種美國西部拓荒者的豪放。初夏的梅子、水蜜桃，仲夏的梨子，初秋的栗子！您看到成熟的儘管可以摘下來，甚至主人還拿塑膠袋讓您帶走一些呢！這裏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城市居民認為少一樣就無法生活下去的東西，這裏完全都沒有，但是他們仍滿足地生活著，而且活得更充實、更健康。

上梅園海拔一千八百公尺，冬季裏經常飄雪，您認為這裏已經夠深入了嗎？如果這裏的生活方式屬於三十年前的水準，再走半小時的路，您將看到一百年前的生活方式了。

「哈隆·烏來」是一個傳奇人物，我們常聽說山地部落人員外流，而哈隆竟是從繁華的太魯閣富世村，搬回山區，自耕自織、狩獵為生。年已古稀的哈隆夫婦，是一對老好人，您可以在上梅園問明前往他家的路，大抵仍沿著陶塞溪左岸，只是路徑不十分清晰，經過一片崩壁後，過一道竹橋到對岸，再爬上一個小峭壁，就可以到達這一個與世隔絕的家園。

住在哈隆家，您可以享受到最美妙的一夜，吃他自種的玉米、番薯、自養的土雞、狩獵得來的山羊、野豬，喝他自釀的梨子酒，晚上蓋著哈隆太太自織的番布，睡在伊呀作聲的竹床上，這種經驗，不是花錢就能買到的。我和南郡曾經在哈隆的竹屋裏住過三夜，至今仍念念不忘呢？

- 68.4.28.中國時報

陶 塞 溪 谷

王素娥

中部橫貫公路的天祥和西寶之間，有一個小站叫「回頭彎」，雖然很少有人注意過它，但是在地圖上，這是相當突兀的一點。它是公路的一個大迴轉點，也是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溪的合流點。我們就在這裏下車，準備溯著陶塞溪直上南湖稜線，為的是尋找我們失蹤的同學歐世彬。雖然我們明知道：在這積雪的季節裏，走這一條從來沒有文字記錄的路線，是相當危險，而且幾乎是不可能的。

臺灣通篇地理誌對這個地方的描述是：

「本區各河流路，河蝕劇烈，下切特甚，到處呈標準之峽谷地形。」

才走沒多久，立刻印證了上面的描述，兩道奔流，挾著它們自高山一路奔竄下來的氣勢，粗暴地、狂傲地 擊兩岸的崖壁，發出肅殺的長吟，這聲音就充塞在四周，這聲音就一直伴著我們穿過吊橋，繞過山腰。

前一段日子，天氣一直是陰陰沉沉的，我們的心緒，也隨著天氣，以及難有進展的搜救工作而陰霾不展。這兩天，天氣意外地晴朗，也幸虧有這樣明朗的好天氣，走在溪畔，才不會感到那一股逼人的寒氣。

正午的時刻，我們到達下梅園，這是一個肥沃的河階，疏疏落落地有幾戶山胞及退役軍人的墾植地。冬天的太陽，這時已經成為咒詛的對象，穿著單衣仍感到汗流浹背。為了趕路，我們一刻也不敢逗留，匆匆地抹去汗水，匆匆地邁開腳步。

山路沿著陶塞溪的左岸，緩緩上升，維護得這樣平整，主要是為了運送上梅園的農產品。上梅園又名竹村，是古陶塞部落的所在。陶塞部落屬內太魯閣氏族，是泰雅族裏極凶悍的一支，日據時代因抗日事件層出不窮，大約五十年前被強迫遷村至「米卡沙」（今三民一帶）。部落的舊址，現在成為西寶農場的分場，許多退役軍人在此種植梨、桃及蔬菜。太陽仍然那樣肆意地傾瀉它的熱力，在極端口渴的時候，驀地發現路旁的柳丁樹，正纍纍地垂著它們的果實，我們毫未經過理智的考慮，就先抽出小刀。尚未成熟的果實檸檬一樣酸的汁液，觸在乾裂的嘴唇

上，一陣灼燒似的疼痛，然而，卻是一種痛快的享受。我們連吃了幾個，才注意到農場的主人，正推著腳踏車，朝我們走來。

畢壽頤先生，年紀約在五、六十之間，是此地退役軍人墾植者的一個典型。他全然不在意我們盜摘果實，並熱烈邀請我們到他家稍事休息。

隨後畢先生送我們到上梅園的盡頭，指點了前面的路況，然後我們就步入崎嶇的山徑，也步入了一個完全新奇未知的世界。

按計劃，我們今天要到達距離上梅園約一小時行程的地方，那是山胞「哈隆·烏來」的家。幸運的話，能請他當嚮導及肩夫，陪我們走這一趟路，萬一找不到人或有什麼變故，只好延誤行程，另想辦法了。走完山徑，下至谷底，沿著溪走過一片崩塌地，遠遠地看見一弓竹橋，架在激流上。說是竹橋，其實也只是一束竹子，用藤索繫緊而已。濺濕了竹桿，拿不準它有多滑溜，好容易過了橋，攀上對岸的陡坡，方繞過兩個彎，眼前豁然開朗，是一片農地！一片很可愛的農地，各種作物蕪雜地生長著，卻都是生意盎然的。

主人家的狗首先發現了我們這三個不速之客，三隻狗前後繞著我們狂吠，雞群咕咕地來回飛跳，欄裏的小豬也興奮得差點要爬出來。一個臉上有刺青的山胞老婦，微笑著走出來。領隊楊南郡先生向她說明來意，並提及她在太魯閣的兒子，她似乎不再有疑慮，於是打開一間新建的竹屋，讓我們過夜。

這時山上傳來一聲聲長嘯，伴著山地話的歡呼，我們抬頭向上望，但見兩條人影一路奔跑下來。領頭的是個老山胞，正是哈隆·烏來，跟在後面的小山胞，藤籃裏背著一隻大黑獸，拖出來一看，是一隻齒牙猙獰的野豬。

我們向哈隆說明行程，他立刻爽朗的答應了，事情這樣容易就解決了，真叫人開心，於是我們幫著他升火殺豬，在大理石堆成的天然灶上，以一個大澡盆煮開水，用尺長的番刀，刮去豬毛，然後整條豬投進火裏燒烤，再刮一遍，野豬的毛既粗又密，皮上塵垢又厚，非用這個辦法無法處理。

鄰近的山胞也來幫忙，霍霍地把彎刀磨得更利，俐落地剝皮、剖腹、肢解，山豬的許多部分是中藥上的精品，分別地處理好，然後哈隆的太太禮貌地問：「要吃那一部分，請吩咐。」

這個晚上，霧氣瀰漫在整個溪谷裏。床前，油燈一點如豆的昏黃，床角，一架山地式的手織布機，一塊艷色的番布正待完工，染好的麻線晾在一邊。陶塞溪水，呼嘯在谷底，屋旁的山泉，琤琮不絕。這是多麼奇妙的一夜呵。

二月十四日早上，天氣陰陰的，還夾了些雨絲，這是溪谷裏早晚常有的現象，我們一點也不在意，過了昨天的竹橋，向對岸上方爬了一段坡，就接在一條獵路上了。由於此地山胞幾乎與世隔絕，根本不知道有禁獵一事，用古老的陷阱捕獸，仍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這條獵路，絲毫沒有被蔓草掩埋。

太陽把霧露都蒸乾了，走在獵路上，上面有濃蔭遮蔽，比昨天要涼爽多了，走了四十多分鐘，左前方一道匹練自山頂懸垂下來，陽光直射在上，閃閃地現出一些虹彩。山胞說這瀑布的山地名是「孩勁」，意思卻是「太陽曬不到的瀑布」。

過了瀑布，有一段路走在平闊的河階上，附近長滿茅草，這是古部落「布嘯」的廢址，我們可以看到隱約的疊石，據說從前有十五戶人家，沒有人知道他們是遷移了、還是滅族了？

獵路領著我們走近一片大絕壁，上面是人工鑿出的小徑，對岸的石壁上，有電力公司的水位測量計。溪水在兩面石壁的夾峙之下，更翻騰不已。走在鑿開的石壁上，除了要注意腳下的踏點，要留心身旁參差突兀的崖壁，最重要的是當心寬度超過身體的背包。背包與岩壁撞擊所產生的反彈力，很可能再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把人拋入谷底滾滾激流中。

獵路開始向上爬昇，汗珠已經從額頭堅迸出來了。休息一會罷？山胞卻置若未聞，十點十五分，我們到達一個支稜的頂點，這托莫洛可高地，也是一個古部落的所在，只是了無痕跡。山胞指著隔著一道稜線的小瓦黑爾溪谷，告訴我們：瓦黑爾社與陶塞社是世仇，碰面時，即使對方是老弱婦孺，也要砍下他們的頭。幸好這些都是歷史陳跡了，否則這一路豈不是要提心吊膽？

翻過托莫洛可高地，下降到一個小支流，水量不大，上方分為兩條更小的支流，我們沿著右邊支流的溪床，左右跳石向上溯去。然後我們進入一片森林，在這裏遇到第一個考驗，在一個岔路上，山胞堅持直走，我們判斷應右轉，折騰了一陣，決定依我們的判斷走，這時才發現：我們雇用的山胞嚮導，對這條路線和我們一樣生疏。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發現，看來，以後都要靠地圖和指南針了。

這片森林是山胞設置陷阱區，路上到處是獵捕禽獸的吊子，我很想俯身仔細研究一下佈置陷阱的技巧，但是行色匆忙，我們必須爭取每一分鐘，儘快到達南湖東峰下，只得毫不考慮地跨越而過。山胞說，如果我們碰到被捕獲的獵物，照例可以取走一隻後腿，但是要留下道謝的標幟。連續跨過好幾個陷阱，一直沒有後腿可取，快快然通過了森林，回到陶塞溪本流的溪床。

脫鞋吧，寬闊的河面沒有橋。鼓起勇氣踏入冰涼澈骨的溪水，全身肌肉立刻緊縮起來，山頂融化的雪水，依然保有原先的冷厲。走到溪中央，凍得寸步難行，卻非得儘速通過不可。

然後是原始林中不斷的爬坡，陰濕而鬱悶的空氣，連呼吸都感到困難，我那咳嗽的喉嚨和發炎的支氣管，給我增加不少困擾。從身上捉到一隻螞蝗之後，使我們不敢多事停留。我勉強地著驚氣，唯恐拖累了隊伍，又走了一陣，忽然眼前一亮，這不是做夢，我們到達了一座獵寮了！

獵寮裏已經有兩個山胞，其中一個是哈隆的姪輩，「德風·波多」，另一個始終未開口說話的，據說是瓦黑爾社的人。幸好兩社的世仇已經解除了，否則這一定是劍拔弩張的場面。獵寮裏到處是獸皮獸骨，柱旁還鎖著一隻大猴子，這是「德風」打獵的根據地，附近種有蘿蔔、馬鈴薯等蔬菜，前面可以展望陶塞溪谷，倒是一個挺不錯的住處。

德風送我們一條羊的裏脊肉，炒以生薑大蒜，加上蘿蔔湯，這一頓山珍，令人覺得足能恢復這一趟跋涉所耗去的體力。晚上，我們在獵寮下方搭起帳篷，特

地挑了一個肥大的蘿蔔，切成薄片當水果。這些蘿蔔，竟真的是如人所說的「蘿蔔賽梨」，又甜又脆呢！

二月十五日，晨起又是大霧，帳篷都濕淋淋的，告別兩位山胞，同時買下三張山羊皮，就繼續我們的行程，這一路依然有不少的陷阱，河床上還可以看見新鮮的獸跡。十點多，我們到達海拔二千四百公尺的第二獵寮。山胞覺得寒冷，便停下升火取暖。過了這個獵寮，已經不是主要的獵區，路跡變得模糊難行，間或遇上一大叢帶刺的荊蔓，的確令人著惱。這深不可測的森林，主要的樹木是紅檜，多的是二、三十人合抱的大樹，比諸阿里山或溪頭神木毫無愧色，更重要的是每一棵都高聳入雲，枝葉榮發，生機無限。有的雖不幸遭雷殛斷，或被蟻蟲蛀成一個大空穴，但是依然伸展著桀傲不馴的粗幹。這些默默生長於深山的巨材呵，我不知道應為它們的存在而慶幸，還是該為它們的寂寥而惋惜？

在山腰顛躓地穿行，走過艱苦的一個小時後，我們又回到溪谷的本流，這時水量已大不如前了，但是由於傾斜度的增加，奔騰的水勢並未稍減。我們在溪床上的石塊間跳躍攀爬，也因著地形忽左忽右地在溪的兩岸行進。

溪的兩岸，是兩列蕭森的樹林，灰白的枝幹，細細密密地交織成一片，顯示一股對深冬的無奈。山胞在河床上發現更多的獸跡，興奮的連聲宣布：這是他所見過最好的獵區，等四月春暖之後，他要來狩捕雄鹿。

歐世彬有沒有可能走得再遠一點，翻過稜線，而消逝在陶塞溪谷這一端？可能性極為渺茫，但並不是絕不可能。我想起前年南湖山難中失足的兩位山友，其中一個在四個月後，被發現屍首卡在耶克糾溪的大石頭下，依舊完好如生，不禁加倍地注意溪底。每每，一個長型的大石頭，都要令我神經一震。在奔流的溪水下，好像所有的東西都是曾經有生命的。

太陽從中天直射入溪谷裏，把那被水霧潤濕的綠色大理石，照耀得晶瑩如玉。高度帶來的寒冷，被逼在陰暗的角落，從陽光下鑽進陰影裏，就像自暖房走進冰窖一樣。白天猶然這樣陰寒，到了夜晚呢？如果歐世彬還活著的話，他要度過多少難熬的寒夜？

我們快走罷，如果在今晚以前，能夠找到尚在掙扎的他，我們要餵他蔘湯，為他生火取暖，給他一個溫暖的一夜。瞎，我想得太多了，我們至少要先到稜線上再說。昨天前天，還沒有這樣的心情，越接近目標區，心情越緊張，不管是活著或是死的，我們希望打開這「失蹤」的僵局。但是我多麼害怕，我們找到的，是一具僵硬扭曲的屍體。

下午兩點，到了兩溪的匯流點，這裏已經很難從地圖上判斷了，我們選擇了右邊一條看來較陡的支流，希望由此直上稜線，可以爭取一些時間。

抬頭，已經可以望見溪谷的盡頭，那轟然聳立的陶塞峰，雪白的峰頭襯在藍天下，經陽光的照射，輝煌閃耀如鑽石。然而在它之下，我們眼前所見的，真要令人倒抽一口冷氣呵！那盡頭巍然聳立的，不正是一片斷崖絕壁嗎？

下午四點二十分，我們到達標高兩千八百公尺的源頭，再上去，就是一片亂

石坡了。太陽迅速地西沉，溪谷的雲霧，無聲地向上湧來。我們正在與太陽和濃霧賽跑嗎？我感到一股寒意自心底油然而起。我們紮營罷，再上去，怕沒有地方過夜了。

但是稜線的誘惑力那樣強烈，彷彿是千萬隻招引我們的手，是呵，就剩這一段路了，何不辛苦一點，爬了上去？多少也能爭取一些搜救時效！四周的空氣迅速地冷卻下來，溪流的声音不再盈耳，濃霧悄悄地跟在我們後面。啊，我真的累了，左方的樹林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了，我們過去紮營罷？我的咳嗽聲響在一片死寂的溪谷上，空洞的回音使氣氛變得更淒清了。

身後那是有名的巴巴山呵，看那拔地擎天的氣勢！從這個角度才可以攝取那雄偉的山姿，這真是難得的角度。但是我們在寒風裏瑟瑟發抖，我們伏在斷崖上索索膽寒。天色加速地黯淡下來，斷崖也更加險峻了。

看哪，山頂的雲彩紅得多冶艷哪！天色真的完全黯下來了，我們陷在進退維谷之中，這不是人類應該到達的地方，如刀的片岩，鋒利得足以傷人，卻又脆弱得承載不住一個人的重量。落石帶著清脆的聲音，敲擊著岩片，然後一大群嘩啦啦地向下飛竄，即使是以勇敢見稱的北宮黝，到了這種處境，也不禁要變了臉色。

「落石 - 哎 - 落石！」上面傳來警呼，夾著那令人心顫的敲擊聲。我趕緊把頭貼地，希望石塊只從頭的上空掠過。然而，石塊打中我的頭了！我感到一陣昏眩，幸而還能力持鎮定。身後地山胞卻不住地呻吟，落石打中他的左臂，也打散了他的信心，他哀哀地呻吟，好像面對著死神那樣驚懼與無助。

「怎麼辦？」我向上大聲喊叫：「山胞不肯再背東西了，他也不肯走了！」

山胞間續地呻吟，四周一片靜默後，楊南郡斷然地說：「上來！繼續向上爬！否則我們會死在這裏！」

走在最前面的劉欽澤，這時空手回過頭來報告，上面有樹林了，一塊平坦的地方可以過夜。真的？我們真的絕處逢生了，我勉強掙扎出一絲力氣，繼續向上爬，劉小弟下去幫山胞揹東西。

我扭亮頭燈向上搜尋，但是我找不到樹。有時以為是樹的影子，等爬近了，才發現原來又是一片直立而尖銳的岩壁。好久好久，燃起來的希望又熄滅了。疲憊、焦灼、失望同時襲擊著我，我幾乎哭出來了。

劉小弟從後面追上來，告訴我們，樹林原來在右下方，黑暗中被我們錯過，現在想下去已經來不及了。那麼我們只好繼續向上爬，再振作起來罷。

「那是樹嗎？」楊南郡用日語問山胞，山胞肯定他的答案，但是我不再興奮，除非我親手摸到樹幹。雪坡很滑，卻比走再支離破碎的崩石上，較具安全感，我看到一個枯樹幹了，天啊，真的是樹我們得救了！

我看看手錶，八點整，劉小弟測高度，海拔三千四百公尺，算算看，這不到一公里的水平距離，竟升高六百公尺，想想看，這三個多小時裏，我們的生命，就像懸在游絲上，一直到現在，總算能鬆一口氣了。

地上積雪很深，勉強找一塊較平的地方，把帳篷張開來，一點狹窄的空間，

就擠著睡罷。山胞裹著羊皮，在雪地上升起火堆，用來取暖，這雪已經凍結成冰，即使是升這一堆火，也融不了多少。

這原該是很難熬的一夜，因為身心都極端的疲憊，竟能有一個很好的睡眠。早上的天氣很好，劉小弟下山撿拾昨夜丟下的東西。銀白的雪坡在太陽下輝閃，我們上到稜頂罷，滑溜的雪坡，上面就是嵯峨的山頭了。

不行，我們不能再前進，我們無法按計劃通過南湖圈谷，下達南山村。天邊飛快地湧來烏雲，隨風飄下來的是細碎的雪花。退回去罷，山發怒了，我們必須趕快退回，再遲就來不及了，天氣突然的變化不是我們可以逆料，這一片美麗的雪花，等會兒就要變成噬人的惡魔了。真的，我堅持，我們必須下山。我們匆匆地收拾，匆匆地下山，雪花原是精靈似地飄飛，現在它們開始變得綿綿密密了，我們唏哩嘩啦地踏著碎石，跌跌撞撞地向谷底衝下。

山胞間流傳著古老的說法，那是關於高山珍愛它的俘虜的故事：每當有人殞命於山間，高山總是儘量地想保有它的俘獲者，因此，夏天，山總用暴雨來阻止；冬季裏，就用這一望無際的白毯來遮掩。

而現在，我們已經歷了長途跋涉，通過了萬般險阻，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卻有這一場突如其來風雪，難道，那關於山與山難者的傳說，竟有它的可靠性？

現在樹林都染白了，現在整個溪谷都染白了，現在整個空氣裏也是白濛濛的一片。雪花無聲地飄落，越積越多，楊南郡猶在懊喪我們不能翻過稜線，到東峰下尋找歐世彬的下落，我卻十分明白，若是我們勉強的前往，只有再製造另一次山難的可能。

我們穿過樹林，樹梢上落下的雪，堆得我們一身，褲管也沾滿了冰雪，被體溫融化了，再凍結起來。走吧走吧，我們回到第二獵寮烤火。

回頭路總是令人懊惱而提不起精神來，被雪水浸透地腳趾幾乎完全麻木了。「真遺憾哪，」楊南郡一再抱憾：「這功敗垂成的行動」這小小的遺憾卻是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遺憾呢！我想，雖然不能展開搜救工作，但我們已盡全力了，差的只是再有一天的好天氣。陶塞溪仍在，我們已經證實了這條路線的可行性，將來仍有機會走通。

我們在第二獵寮過夜。這一個晚上大家都吃得很少，感到滿身滿心懊喪。但是這些都將成為過去，無論如何，這仍是一次冒險犯難的行動，即使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但是整個地回想起來，我想，這將是我最難忘懷的一次登山。

明天就要下山了，山胞快樂的唱起聖歌，漫山遍野都是白雪，明天也將有個艱苦行。明天，我想起來了，明天是過年啊。我披上外衣，到雪地裏蕅一陣，新雪鬆鬆軟軟地，這一片雪白，果真給人一種永恆的新鮮感。

回到獵寮，抖落一身雪，柴火嘩剝地燃燒，我想起一首輕快地兒歌：「山上的積雪，融解成小溪，快地流下，歡歌春天又來到」。竟忍不住地哼唱起來。

半夜，雪花仍藉著風勢飄進獵寮，飄落在我的臉上。

合歡古道範圍內主要部落遺址名稱對照表

日文拼音	英文拼音	中文譯名	附 註
	Takkili	立霧 (崇德)	立霧溪峽口外
	Busegan	富世村	
	Hohos	赫赫斯	立霧溪下游
	Lotsien	落支煙	
台	Halkodai	哈魯可台 (大禮)	沙卡礮溪
	Sakadan	沙卡礮 (大同)	
	Silagan	西拉岡	
	Bulowan	布洛灣	立霧溪下游
	Batakan	巴達岡	
	Lausi	荖 西	荖西溪
	Bokusui	牧 水	立霧溪下游
	Doyon	多用 (綠水)	
	Maheyan	馬黑楊	西卡拉汗溪
	Iboho	伊波厚	
	Batsigan	巴奇干	
	Sikui	西 奎	
	Sikalahan	西卡拉汗	
	Sowasal	蘇瓦沙魯 (蓮花池)	
	Tabito	他比多 (天祥)	立霧溪下游
	Tobula	托布拉 (文山)	陶塞溪
山 里	Yamazato	下梅園	

日文拼音	英文拼音	中文譯名	附 註
	Tausai	陶塞 (上梅園)	陶塞溪
	Lodoh	魯多夫	
	Busiyau	布 嘯	
	Wahel	瓦黑爾	小瓦黑爾溪
	Silak	西拉克	
	Sipao	西 寶	陶塞溪
	Kumohel	庫莫黑爾 (薛家場)	瓦黑爾溪

	Losao	洛 韶	
	Lowon	魯翁 (慈恩)	魯翁溪
	Daolas	達歐拉斯	立霧溪中游
	Sikiliyan	西奇良	
	Kubayan	古白楊	
	Lebok	列柏克	
	Patonoh	巴多諾夫	
	Selaoka (Selaokahuni)	西拉歐卡	
	Kalapao	卡拉寶	
	Kaitsin	開 晉	
	Toboko	托博闊	托博闊溪
	Summek	孫墨克	
	Bulanau	布拉瑙	
	Sikahen	西卡亨	